

【寿郊】血咒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3225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32251>.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殷寿/殷郊 , 姬发/崇应彪
Character:	殷寿 , 殷郊 , 姬发 , 崇应彪
Additional Tags:	殷父子 , 发彪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3 Updated: 2023-10-25 Words: 38,591 Chapters: 14/?

【寿郊】血咒

by [shuizaiyun](#)

Summary

现代au，殷郊不知道殷寿是他的亲生父亲。

序章

姬发背着单肩帆布包走上住院部的三楼，正好碰到送完药准备走的护士小姐。姬发长得好看，医生护士们都对他印象深刻，态度也友好一些。

“正好，你朋友刚睡完一觉，这会儿还精神，你们可以好好聊聊。”

姬发笑着和她道谢，推开第三间病房的门，就看到殷郊安静坐在窗台前的背影。他背部的骨头凸起得很清晰，与其说是坐在沙发里，不如说是戳在一团棉花上。

听到脚步声，他扭过头来，脸上显瘦凹陷下去的部分在背光下形成两道长长的阴影，看到是姬发，阴影动了动，微微露出一个笑来。

姬发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按照惯例问他有没有感觉好一点，殷郊慢慢地回答，浑身沐浴在阳光里，很松弛的样子。姬发看着，心里微微松了口气，打开自己的帆布包——里面装了殷郊上次说想看的乐谱，还有一些他以前爱吃的零食。

和一张法院的判决书。

殷郊放在乐谱上的手立刻捏紧了，表情却还是原先的平静，微微仰起头，让苍白的脸色暴露在初春的日光里，好像有了点温度。

“……这是什么？”

姬发捏着纸的半边，慢慢递给他，打量着他的脸色，小心地措辞：“这次多亏我哥哥帮忙，我们花了三个月收集各种证据，再加上几次开庭的时间，就拖到现在了。殷郊……一切都结束了。”

殷郊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那张纸上，原本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突然迸发出骇人的光亮，姬发看他这样，立刻就想收回那张纸，连带着抹去他刚刚说的话，可是殷郊飞快地抓住了那张纸。

他的手已经不是多年前演奏乐器时莹润饱满的样子了，皮紧紧地箍着骨，抓住判决书的时候好像可以把绷紧的纸捅破，姬发不敢再和他争，连忙松手。殷郊把已经皱了的纸放在膝盖上仔细地铺开，用指尖去抚摸每一个字，头深深地埋下去，像个眼花的迟暮老人，姬发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

他越来越后悔今天带了这个消息来——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现在的殷郊还是听不得这个名字。

“殷、寿……”

“殷、寿……”

病人虚弱的喉管深处发出咒语般低沉的嘶吼，双手紧紧地抓住写有名字的部分，好像抓的是那个人的脖子，目光森然，如同怨鬼。

姬发心道不好，一边悄悄按铃，一边试图出声安抚他：“殷郊，他罪有应得！但你还有新的人生啊，你才二十一岁！下次我带漫画给你看好不好？最近很火的，大家都在看……”

他紧张地说了半天，殷郊的肩膀终于动了动，抬起头来，竟然是一张久违的笑脸，笑得像一切没发生之前，连带着凹陷的两颊都被这股久违的亮色填充了，如同病木发了新芽。

“看把你吓得，这是多好的事啊！姬发，你别担心，我不会傻乎乎寻死的。”

姬发僵住的后颈逐渐放松下来，看到殷郊哼着歌慢悠悠地把判决书叠成整齐的小方块，放进自己左边胸前的口袋。

“我会好好活着……我要看着他死。”

殷郊隔着那张纸按住自己的心跳，眼睛亮得惊人，仿佛是一个宣誓。

姬发已经很久没在他的脸上看到这么清晰的神情。过去这一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眼神涣散，反应迟钝，不知饥饱，不知疲倦。虽然还在呼吸，但和死人也没什么区别。

噩梦发生的当夜，伯邑考开车来接他们时，看到弟弟无措的样子，皱着眉建议道：“要救你的朋友，得先让他想要活下去。”

姬发那时也被一系列的变故吓得发愣，听了哥哥的话，如同有了主心骨，不敢耽误，当下用力晃着殷郊的肩膀，对他大喊：

“殷郊，你振作一点！殷寿还活着，你还要报仇！你不能这么放过他！”

后来很多年他都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几乎立刻就在殷郊半闭的双眼中注入了生意，他反手按住姬发扶着他肩膀的手，力气大得如同刚从地狱爬出来的厉鬼。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姬发听不清他是怎么喊出这么尖利的回应，好像他的五脏六腑被挤压成一团，齐齐发出尖叫，下一秒就会爆炸成血花。

殷郊没有死在他二十岁生日的那个晚上，但是二十一岁的殷郊是一副让姬发从内心深处感到冰冷的陌生的样子。

他看着被殷郊随意拂到地上的乐谱，看着殷郊如同祷告般虔诚望着远方的背影，喃喃出声：“殷郊……我已经快想不起来你弹琴的样子了。”

殷郊没有回答他，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想理会，他正专注地把念力投在距离他最近的一片云上，祈祷天上的神灵应允，令殷寿七窍流血，魂飞魄散，不得好死。

教务处的档案上记载休学的是历史系三年级的殷郊，那个抱着古琴满脸骄傲地向姬发介绍“这是我妈妈的琴！就是她教我弹的！”的民乐系新生殷郊，好像早就被埋进了地下六尺，寸寸腐烂，被虫蚁吞噬殆尽，不再有人记得。

护士听了铃声，拿着镇静剂赶到，殷郊顺从地撩起胳膊，让她们顺着蓝色的静脉注入药品。姬发隔着白色的人墙和他对视，不知道做出什么表情，殷郊却笑得很开心，甚至用自由的那半边胳膊冲他挥手告别，说谢谢。

在场的人以为他为朋友的照顾道谢，但姬发知道，真相在他心口处的口袋里。他突然感到一股混杂着不安的疲惫，勉强挥了挥手做回应，转身走了。

原朝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殷寿，被指控多项罪名，即日起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姬发踏出朝歌市精神病院的大门，风吹来，几片槐树叶擦着他的肩膀落到地上。

这是 2020 年三月的春天。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本章带一部分发彪。

“你他妈长那两个眼睛用来出气的！那么大个怪在你后面看不到？！”

“完了完了完了靠靠靠……奶！奶呢！死哪去了！”

“他妈的哪个孙子把我箱子开了！滚出来！”

“……崇应彪你他妈能不能消停点！”

姬发一只手停在选课页面上疯狂刷新，另一只手捞起床边篮里的易拉罐用力砸向对铺。

“砰！”

崇应彪只来得及把电脑屏幕压低，可乐瓶不客气地在墙面上撞出一个坑。

“你他妈的——”

他立马把游戏关了，翻身下床，准备把姬发拉下来揍一顿。

就在他关机的一瞬间，宿舍的网速嗖嗖上涨，姬发眼疾手快地选中了还有空额的骑射课和《周易》选读，长吁一口气，心满意足。

骑射他有学习的基础，《周易》是他感兴趣的课，期末都不用担心。

这会儿崇应彪已经走到了他的床铺下方，把他的床栏拍得“哐哐”响，像患了狂犬病似的红着眼睛——熬了两天夜了——大喊：“滚下来！看我不揍死你！”

与此同时，殷郊坐在斜对面的桌前兴高采烈地欢呼：“我也选上课了！”

姬发往里挪了挪，离床边更远了，故意不理睬气得快要咬栏杆的崇应彪，大声问他：“你选了什么？说不定我还写过作业，能借你抄抄。”

“那应该没有，是这学期新加的课——殷商三百年。”

崇应彪听他俩还聊起来了，忍无可忍，开始往姬发的楼梯上爬，拖也要把他拖下来打一架。

这样的事，三天两头要上演一场。殷郊提交好选课申请，关上电脑，好整以暇地看着两个室友推搡着出门去，甚至给姬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他们三个专业各不相同，碰巧都是各自专业分完宿舍后单出来的零头，就凑到了一块。姬发学的法学，人聪明又热忱。哥哥是业界崭露头角的新秀律师，也是他从小到大的偶像，他已经计划好了，毕业之后直接去哥哥的事务所。

殷郊从小跟着妈妈学古琴，他又有天赋，一路比赛一路拿奖，考进民乐系的排名是专业第一，大家都心服口服。

崇应彪……就是个纯二世祖，选的国贸，没上过一天课，但是他爹给学校赞助了一栋楼，老师闭着眼睛给他打满勤，到了学期末算综测，甚至比老老实实学了一学期的同学排名还高。

殷郊顶看不惯他这样，练乐器的人就没走过一天捷径，哪怕他从小就是邻里闻名的小天才，照样在刚会拿筷子的时候就练琴练得双手全是血泡。

“别的就不说了，光说上学期全校就选三个人的比干奖学金，论成绩论课外分你不比他多多了？结果第三给他了，真够搞笑的。”

姬发叉起餐盘里的一块藕，咬得“嘎吱嘎吱”，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因为我不本来能排第三，他大少爷不爽了，非要砸钱把我挤下来。我算了一下，他砸的钱都不止奖金那个数了。”

“有病吧他！”

姬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示意殷郊抓紧吃饭，“你选修的课不是下午一点半开始吗？这都十二点四十三了，你还得早点去找教室吧？”

殷郊这学期只选了一门殷商史，安排在每周三的下午，上完两节就没课了，算是放半天的

假。

他摆摆手，一点不着急，“迟了就迟了，区区一个选修，到期末交个作业就没问题。”

姬发一想也是，不过他下午忙着去打篮球，匆匆扒了两口饭就跟殷郊道别了。

他走的时候，殷郊端着不锈钢碗不急不慢地喝了一口汤，看样子就没打算早点去抢座位。头顶的风扇慢悠悠地转着，有同学端着餐盘说笑着从他身后走过。

很久之后，姬发试图从记忆里抽丝剥茧，寻找这一切开始的源头，把这一幕放慢又回看了无数遍，也没能从殷郊微微垂下的眉眼间看出一丝厄运将至的线索。天灾来临前，万物生灵都有预兆，人祸却没有这样的先机，只能等着一个当头的大浪沉默地打下来，粉身碎骨。

篮球赛打完，天已经擦黑了。姬发谢绝了队友让他一起出去喝酒撸串的邀请，踩着路灯的光慢慢地往宿舍走，一边抓起脖子上的毛巾擦汗，一边打开手机查看消息。

体育场后门出来的这条路一向没什么人，灯也少一些，夜风从树林的深处钻出来，在九月初的天里，吹得人甚至觉得有点冷。

一下午没开手机，微信的红点已经堆了五十多条。殷郊的消息最多，已经堆到了最顶上，姬发瞄了一眼提示框里显示的一连串感叹号，估计不是什么坏事，准备放到最后再看。他先点开几个班干参加的群看了一眼有没有新任务，又点掉了几个零零星星的闲聊问好。

崇应彪的聊天框恰巧这时候弹出了新的消息：

“你人死哪去了！我没带钥匙！赶紧回来开门！”

让人帮忙还这么横，姬发气笑了，选择长按——不显示该聊天。

最后看殷郊发的，虽然多，但大都是照片和表情包，文字也是感叹号居多，有效信息没有多少，很快就能提炼出来。

姬发眯着眼睛上下滑动，从最早的一条看起。

13:35——他们说是个新老师，连历史系的同学都不知道消息。到现在还没来，不会是个走不动路的老爷爷吧？

13:40——我靠……我靠……我收回我刚刚不实的猜测……

紧接着是三张模糊的照片，看起来殷郊拍照的时候手都在抖。

姬发轻轻点开，还没来得及看清，膝盖突然撞上了暗处的路障上，疼得他手上一用力，手机就息屏了。

他抬起头，这才发现，自己沉迷看手机忘了看路，已经走进了学校废弃的开发地里。今天没有月亮，连星星都很暗淡，这一片都没有路灯，手机关了之后连唯一的光源也没了，姬发只能看见不远处的黑暗里沉默地立着一栋面目模糊的高楼，如同张开了大嘴在等待着什么，又好像随时能钻出来什么东西。

墙缝里挤满了青苔，撑开日复一日生锈的钢筋一点一点“砰砰”断裂，如同咀嚼的声音。

校园怪谈最喜欢选这样的地方。姬发一向胆子大，但也觉得这里的风太冷了些，疾走到了路灯聚集的位置，感觉暖和了点，才再次打开手机。

那张刚刚没看清的照片一下子放大——半长卷发、眼眸浅灰的英俊男人含笑朝镜头的方向看来，比杂志上的模特也不遑多让。

殷郊最新发来的一条语音弹了出来。

“姬发，我完蛋了，我第一次心跳这么快，栽了栽了栽了……”

他说着完蛋了，语气却透着甜蜜的欣喜，还在回味下午那场短暂的会面。姬发听完，迅速扫了一下剩下的消息，不外乎是这个教授多么年轻有为，履历漂亮，谈吐优雅，容貌这么的完美，脾气也是一等一的好，有同学回答不上来问题反而会被他拍拍肩膀说没关系。

殷郊发来的消息里几乎囊括了他们下午这两节课的全部内容，于是姬发知道了，这位教授不仅能把专业课的内容娓娓道来，还穿插着他游历各国的有趣经历，听得人都不想下课，铃声打了才如梦初醒。

朝大不是没有这样的好老师，但多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驼背弯腰，干瘦的脸上是方丈般从容的微笑，如何能和这位青年才俊比？

“辛寿，他叫辛寿。这名字真好听，我念着都觉得像嚼了糖一样……怎么离下周三还有一星期啊！”

殷郊崩溃地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位上，捶他手里的枕头泄愤。

崇应彪听他念叨了一晚上这个名字，烦得他头疼，还没见面已经对这个人恨之入骨，闻言嘲讽道：“急个屁啊！有本事你明天就去爬床啊！”

“崇应彪！你那个嘴一天不喷粪是不是会死？”

“怎么，我说殷郊两句你就心疼了？我他妈在宿舍门口等了你两个小时！”

“.....你真能赖，自己不长脑子不带钥匙还怪我了。”

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斗起来，殷郊充耳不闻，靠在白墙上努力回想下午那九十分钟里的每一个细节。辛寿是如何踩着锃亮的黑皮鞋走进一片喧闹的教室里，如何抚着棕红色条纹的真丝领带微微欠身，如何在看到他举手的时候弯起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如何用那双骨节分明的手掌轻轻按在他右边的肩膀上，如何盯着他的眼睛缓缓启唇。

“殷郊.....真是个好名字。”

他用左手绕过前胸抚着右肩上辛寿触碰过的位置，如同他们两个的手隔着五个小时的距离交握到了在一起。殷郊维持着这个姿势缓缓倒下，蜷缩成一团，在脑海里把辛寿念他名字的声音拉长又放大，坠入那片浅灰色的海里。

Chapter 3

周五早上七点，殷郊背好双肩包，轻手轻脚地拧开宿舍门。

两个室友毫无察觉，还在熟睡中。秋天日出得晚，此时天色还没完全大亮，距离第一节课开始还有一个半小时。

一食堂亮着灯，早饭窗口已经有阿姨在忙碌着装盘了。这个点来吃饭的同学也不少，但殷郊没这个闲心坐下慢慢喝一碗还烫口的粥。他刷了四个馒头和一杯豆浆，急匆匆地走进还带着微薄凉意的空气，边走边吃，在东拐西拐的小路上脚步不停地穿梭，停在人文学院门口时正好吃完。

他深呼吸一口气，抬起手表一看——7:30，和他心里预计的时间差不多，一直紧绷的肩膀就放松了下来，忍不住露出一个笑。

距离上课还早，这栋建成了回形的四层小楼一片安静，只能听见殷郊忍不住雀跃的脚步声。

他轻车熟路地走上二楼，停在教师休息室的门口，抬手敲门前最后一次检查了自己的发型和穿着——卷发被梳到脑后扎成半个丸子头，额头的碎发被精心摆放在额角的两边，内里缝了一层薄绒的黑色连帽卫衣，刚好合身的牛仔裤，要不是脚上蹬了一双最新的Air，看起来就像个还需要领助学金的穷学生。

昨天他在宿舍试衣服的时候，询问室友的看法。

姬发:简单点就行，你是去上课又不是去约会。

崇应彪:你那一柜子都土得要死！

最后姬发的意见被采纳了。

他缓缓吐气，在心里数了四个节拍，抬手敲响了房门。

“请进。”

属于成年男人的低沉醇厚的声音隔着门传过来，殷郊的耳垂一瞬间有点发红。

他轻轻推开门，辛寿正靠在黑色皮质沙发里看今天的课件，看到他进来，就摘下金丝边的眼镜，随手放到手边圆形的小几上。没了遮挡的蓝灰眼睛里流露出亲切的笑意，“殷同学……对吧？”

殷郊一下子站得笔直，认真地点头，额角的卷发跟着上下乱晃。

辛寿让他放松点，指着自己身边的位置请他坐下，和煦地开口问道：“我记得，你选的并不是今天的课，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这句话的语气若是严厉一些，就能叫不请自来的学生无地自容，反省自己的出现有多莽撞。可是辛寿的声音那么和缓，说话时看着殷郊的眼睛，两人的肩膀轻轻碰在一起，好像这不是在老旧的教学楼里的会面，他们身后不远处应该有个拉小提琴的侍者，头顶的LED灯管也变成了西洋玻璃灯。

殷郊被完全困在那片蓝灰色的海里，心神恍惚，灵魂飘飘荡荡地离开躯体，只剩一张诚实的嘴，不用逼问就完全招了出来：“我、我就是想多听听您的课……”

蓝灰色的海里传来低低的笑声，如同月夜下塞壬的歌声，拽着殷郊的灵魂往更深处去。

殷郊感到一只温热的手掌轻轻贴在他右边的膝盖上，辛寿说，欢迎你常来。

法学系的课几乎每天都是满的，开学一个月之后就陆陆续续地开始期中测试。姬发忙起来脚不沾地，每次回宿舍都只能看到崇应彪在骂骂咧咧地打游戏，和殷郊许久没碰上，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民乐系的实践活动比课还多，殷郊有时候甚至没时间回宿舍住。

十月十八号，最后一门期中考结束，姬发终于有了两天喘息的时间。他翻翻殷郊的课表——周四下午是三四两节课，正好还有半小时放学，就慢悠悠地从法学院溜达到音乐学院，发消息跟殷郊说待会出来一块去吃饭。

他考完了试浑身舒畅，有一大堆想吃的，从东南亚菜列到德式猪肘子，准备和殷郊碰头之后好好商量一下，却在十分钟后收到拒绝的消息。

“兄弟，我在人文学院这边，准备待会下课和辛老师一块走，你先去吃吧。”

姬发的脑子这两个月已经被各式各样的法典条文塞满了，乍一看“辛老师”三个字还愣了一下，使劲回想了半天，终于从记忆深处扒拉出一双蓝灰色的眼睛。

正在这时候，下课铃打响了，民乐一班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走出来。姬发还在愣神，认识他的学委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小姬！来得正好！殷郊不回我微信，你帮我催催他作业啊！他都缺课好久了。”

“……好久了？”

“起码一个月了，我暂时顶着没让导师发现，但他起码得把作业交了啊！”

姬发按下心头的不妙预感，笑着点头把这事应了，出了音乐楼就往人文楼走。

他想试着拦住殷郊好好问问他，但天黑得太快，两个学院隔得太远，等他赶到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零星几个负责值日的同学，一边擦黑板一边聊天。

“真服了，又不是我们系的，有事没事就过来坐着，黏辛老师黏得那叫一个紧。”

“他一个人把助教班长学委的活全干了，还不跟我们抢学分，多省事，我倒宁愿他常来。”

“我就看不惯他那个样子！我看辛老师也烦他，只是说不出口。”

“辛老师……对谁都好。”

“而且他看辛老师的眼神你注意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恶心死了，一说话就脸红。”

“怎么？辛老师跟你说话你不脸红？”

“……懒得跟你说了。”

姬发站在门口静静地听了一会，听到她们又开始聊别的八卦，才轻声走开。

上一次听殷郊提起这位辛老师，还是他刚上完第一节课的那天晚上。有魅力的老师谁不喜欢？但目前看来，殷郊对这位辛老师的痴迷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

其实大学里师生谈恋爱并不算太过分……姬发微微低着头，一边思索一边往回走，越发怀疑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不安只是这段时间精神太紧绷的结果。一阵夜风擦着梧桐叶子哗啦作

响，他甩甩头，继续盘算到底是去二食堂吃咖喱饭还是去三食堂吃小火锅。

最后去一食堂打包了一份炒面带回宿舍吃。

他已经很久没在熄灯之前回宿舍，开门时崇应彪正盘腿坐在床上看电影，听到动静一探头，吹了声口哨，“哟，稀客呀。”

姬发懒得搭理他，往里走的时候路过殷郊关着灯的座位，想了想还是开口问：“崇应彪，殷郊有多久没回来住了？你注意到没有？”

懒洋洋的声音从床帘后面传过来，“你瞎啊，他最近一个星期就没回来过。”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去哪了？”

这话听得崇应彪一个骨碌坐起来，“刷”一声拉开床帘，精神奕奕地追问：“你不知道？你俩闹掰了？吵架了？绝交了？”

“……是我问你话。”

“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殷郊搞了多少小动作。上学期我差点能拿一等奖学金，他妈的最后关头教务处主任给我发消息说保不住了，有龟孙子举报我考试作弊，证据一套一套的。这事不用问我也能猜到，肯定是殷郊看不惯老子能拿奖——”

“得了吧你，就你那绩点说是你赚来的你自己信吗？”

姬发从他这里问不出消息，也懒得继续听他发牢骚，点开一集最新的美剧开始吃饭。

崇应彪也难得没搞什么幺蛾子，戴上耳机继续看自己的电影，两个人相安无事地待了几个小时。

到了封寝的时间，殷郊果然没回来。

姬发点开殷郊的微信聊天界面，上一条消息还停留在四个小时前他提醒殷郊交作业。

崇应彪打着哈欠下床，准备去厕所，路过看到姬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又忍不住开口犯贱：“你担心个屁啊，他都那么大人了，你真是给殷郊当妈呢？”

姬发心头的不安几乎浓到了实质，没接这个话茬，突然抬头问他：“你有没有看过辛寿的照片？”

“谁？哦！殷郊那个姘头？”

姬发难得没骂他嘴贱，点开微信聊天记录开始刷刷刷地翻。

崇应彪：“靠！你们哪来这么多话聊！”

“找到了。”

西装革履的英俊男人出现在屏幕上，微微弯起的蓝灰色眼睛似乎穿透了镜头，和他们对视。

“确实长得有点东西啊，怪不得能把殷郊迷得五迷三道的。”

姬发让他仔细看看，“你觉不觉得有哪里不对？”

他心里有一个隐约的想法，但太过惊世骇俗，连说出来都像疯言疯语，迫切需要另一个人

的不同看法来打消。

他端详崇应彪凝眉沉思的表情，盼着他说一句“有啥不对的你眼睛出问题了”之类的嘲讽。

但是崇应彪的眉头渐渐松开，嘴角扬起一抹不善的笑意。

他说，你不觉得，他们两个长得有点太像了吗？

雪地（发彪番外）

Chapter Summary

番外篇，和故事主线关系不大，可以当发彪单独看。

“请问，有人在家吗？”

2026年的第一场大雪天，姬发收到一封匿名来信。

黑色的信封，是葬礼的邀请函。

炉子上烧开的水壶“滋滋”作响，他裹好披肩，泡了一杯热红茶，到电暖炉旁的沙发坐下，慢慢地读。

信的内容很简单明了。时间，地点，一同送来的还有白色的绢花，写明了请着黑色正装出席。

他的手指沿着白底黑字的缝隙缓缓往上，找到逝者的名字。

——崇应彪。

窗外的北风卷着细小的雪粒子拍打在窗上，“砰砰”作响。他深深陷进软垫里，一动不动地听着这个声音发了好一会呆，直到杯里的茶水不再冒热气，才慢慢把信折回原样，塞回信封里。

殷郊的葬礼过后，他们再也没联系过。姬发看向窗外的一片雪白，努力回想见这个人的最后一面：他随手把抽完的烟蒂撒在墓园的小道上，黑色大衣下摆随着他的走动拂过长长的及膝的草。

然后他走进一片树林，没说一句再见。

姬发知道，他是夜场舞池的常客，醉着被抬出上一场派对，醒了再开始下一轮，夜也笙歌，日也笙歌，日夜就没了区别。

要不是这封信，姬发会以为他此刻正在某片海域的游艇上开派对，把整瓶的香槟倒进海里，只为了好玩。

“少爷是醉溺的。喝醉了，非要去海里游泳，旁边的人拦不住……也没人真想拦。”

崇应彪就是这么荒唐的人，也就这么荒唐地死了。

管家是个个头矮小的老人，微微佝偻着腰，要不是神情实在太冷静，姬发还以为是崇应彪的爷爷。

他抱着方方正正的黑盒子等在墓园门口，看到姬发来了，才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交给姬发抱着。

“今天要麻烦姬先生，我想这会让少爷稍微感到一点安慰。”

姬发没有细想这句话的意思，郑重地把骨灰盒接过来。

黑檀木的盒子重量不轻，他微微弯下腰。一阵风从他耳后吹过，崇应彪趴在他背上喊：姬发！他的手臂轻轻抖了一下，然后稳住，抱紧。

“好了，走吧。”

来葬礼的人不多，姬发看他们都是听管家指令忙活的人，就知道不是什么亲朋好友。怀里的盒子很凉，像一大块冰，姬发突然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这个室友。

“他父母早就离婚了，本来就是商业联姻，各玩各的，离了就更没顾忌。两边的新欢都找得很快，组了新家之后倒是各自安稳下来了……这么算起来，少爷还有四个异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呢。”

管家走在他左侧，引着他一路往安葬的位置去。正经的宾客只有他一个人，管家说话也很放松，“今天结束之后，我就退休咯。”

姬发能听出他话里的期待。他的手指抠在盒子的边缘，抱得很紧，问话很小心：“那他爷爷奶奶呢……？”

“他父亲有了新的孩子，祖父母自然也有了新的孙子。”

管家只说到这，姬发也没有再问了。只要想到这么几句话就完了崇应彪的二十多年，就如同无数只黄昏的飞蚊闯进他的心头，嘈杂一团，什么思绪也看不清。

前几日下的大雪没有融化干净，这一路他们走过的墓碑上还堆着零星的雪块，太阳出来就化成水，一点一点往下淌，滴答，滴答。

姬发想，这里太安静了，明明崇应彪是个吵闹得一刻不停的人。

位置是管家选的，比较偏，周围的墓碑都是空的，暂时没有别人来。他们安静迅速地走完了流程，把顶上的砖块砌好，用水泥抹平缝隙，最后放上姬发带来的花束。

“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就选了向日葵和白郁金香……店主说这个送朋友挺合适的。”

管家动动嘴角，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悯，转瞬即逝。

“您能来就很好了，少爷会高兴的。”

葬礼这就算结束了，姬发不知所措地在原地站了一会，不知道该走还是留。留下和崇应彪说几句话？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

可就这么走了……他抬头看向小道旁种得密密的柏树，用心分辨风吹过树林的窸窣声响，不知道是不是崇应彪在对他讲话。

就算是，应该也是骂他的话。

走开了一会的管家拿着东西过来，看到他还在，很是高兴，“姬先生，这个给您。”

姬发双手小心地接过——黑色绒面的小盒子，很精致，像首饰盒。

管家示意他打开，里面只有两张打印了地址的纸条。

“一张是少爷的墓地地址，一张是他生母的墓地地址。姬先生，麻烦您每年中元节来给他们烧点纸。”

“……我吗？”

“是少爷的意思，也可能是醉话，不过我记下了，您不照做其实也没事。”

“什么时候说的？”

“好久了，前两年吧。”

姬发在心里盘算时间，一瞬间回到了殷郊那场阴雨连绵的葬礼。算清楚之后，忍不住对着手里的小盒子笑：“你不会是……怕我给殷郊烧纸忘了你吧？”

很久没听到这么幼稚的念头，好像他们还是在朝大的学生，每天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吵架。其实他们才刚刚毕业四年，只是这四年里发生的事太惨痛，叫他们不敢回头看，奋力划动逆流向前的小舟，又不断被浪潮推回过去。

姬发捏着那个盒子，久违地回了一趟朝大。

墓园离市中心很远，他下车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此时下午的课已经结束，晚上的课还没开始，校园里到处是走动的年轻身影。

正大门对着一栽满了梧桐的路。冬天，树是秃的，头顶灰白色的天空没有遮蔽，实在不好看。小情侣们更愿意往后山扎堆，这条路上除了骑着单车呼啸而过的学生，只有一个慢慢悠悠散步的姬发。装了纸条的盒子被他握在手心，揣在大衣左边的口袋里。

刚进朝大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殷郊和崇应彪。谁能想到，八年过去了，只剩下他和两座墓碑。

姬发慢慢地沿着大路走，走过曾经每天上课的法学楼，走过打过篮球赛的体育场，走到宿舍楼下。

他抬起头数，数到他们三个曾经住的那一层，那个窗口，亮着灯，住进了新的学生。

一阵风斜着吹进来，姬发靠着树干，裹紧了身上的大衣，突然想起一件经年的旧事，也是这样一个寒夜。

那天他难得课少，早早回宿舍洗好了热水澡，换了睡衣，不准备再出门，却偏偏在几个小时后收到陌生号码的来电。

“姬……发？对吧？”

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电话诈骗绑架撕票的案例睡意一扫而空。

“什么事？”

“崇应彪喝醉了，我把他放在学校门口，你过来接一下。”

这话听起来和“姬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给您放在一号楼门口了记得尽快取一下哈”没有什么区别。

对方说完就挂了，意思是不管你接不接反正我放了。

……这么冷的天！这么冷的天！

姬发怒气冲冲地换衣服下床，气势汹汹地往校门口冲。

他要是不想明天早上给崇应彪那傻子收尸，这一趟就必须得走。

二十分钟后，姬发背着不省人事的崇应彪艰难地往宿舍楼走，忍不住骂骂咧咧。

崇应彪一米九的大块头，醉了之后沉得跟死猪一样，姬发刚走几十米，棉袄里就出了一层汗，冷津津地贴在皮肤上，并不好受。

或许是他骂的声音太大了，快走到宿舍楼下时，崇应彪稍微被唤醒了一些，但双眼迷迷瞪瞪的，看不清是谁在背他。

“除了我还能有谁这么倒霉！”

“姬发……”

他竟然还笑得出来，“你怎么来接我了？”

“我是寝室长！傻逼！”

“……哦。”

说完这两句话，他好像清醒多了，把挂在姬发脖子上的胳膊收紧，老实地听他数落自己，难得没回话。

姬发看他这么安静，本来十分的气削到三分，忍不住反思自己是不是骂得太过分了，舌头转了个弯，“……那什么，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崇应彪没说话，贴在他后背上的头摇了摇，像个小孩子一样。

姬发剩下的那三分气，也不知道怎么发出来，就这么散了。

那一晚他们好像都没有再说过话，以后很多个夜晚也没有。

姬发站得太久，感觉腿有点僵。学生们一波又一波地往宿舍走，他一看时间，才发现晚课都结束了。

年轻的人们从他两侧分开，他逆着人群穿行，一个人出了学校大门，往家的方向去了。

Chapter 5

“殷郊从没提过他爸爸，他妈妈怎么跟他说的……失散了？那这个辛老师有没有可能……”崇应彪的声音远远近近地飘在他们头顶的空气中，西边没合上的窗户吹进来一阵带着灰尘的夜风。姬发赶在背后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之前，“啪”地把手机锁屏倒扣在桌上。

“停！这事我不提了，你也不准再说了。”

他话里带着隐蔽的畏惧和警告，崇应彪扯扯嘴角，笑容更深了。

“你可管不了我。说不定……真是什么好戏在后头等着呢。”

“你准备干嘛？”

崇应彪轻佻地拍拍他戒备的脸，伸出两指按住那团拧起的眉头，“别皱眉嘛，寝室长，你这么紧张干嘛？难道，你也觉得他们可能——父、子、相、奸？”

最后四个字他说得很轻，但眼中的恶意锋利得割开空气，流出一道看不见的血痕。姬发头皮发麻，下意识地用力拍开他的手，打得他手背一片通红。崇应彪“啧”了一声，到底闭嘴没再说什么，去上厕所了。

姬发看着他若无其事的背影发了一会呆，额角那滴冷汗最后还是凝了出来。

太荒谬了……太荒谬了！不可能有这种事！

他闭上眼，深深地呼吸了几次，把崇应彪说的那几句话挤出脑海，感觉鸡皮疙瘩消下去不少，才再次给殷郊发消息。

[有急事和你商量，你最近啥时候有空？]

殷郊熟门熟路地走到今天上课的教室，把背包甩在第一排正对着讲台的位置，然后带着杯子去开水间打水。

他昨晚又帮辛寿做课件熬到三点，脸色透着休息不足的晦暗，眼下挂着明显的青黑，但是神情很愉快，想到辛寿待会就要过来，嘴角就忍不住微微上翘。

此时距离上课还有一个小时，教学楼里没有什么人，一片安静的走廊上，开水房里议论的声音突兀地闯到他耳边。

“你猜他今天来不来？”

“他哪天不来啊，也不跟我们说话，只盯着辛老师，下课了拎着包就走。”

“可惜了，他长得还挺帅的……我偷偷跟你说，本来月仔还想找他要微信，现在看他这样，也没兴趣了。”

“我觉得他追着辛老师倒不奇怪，奇怪的是辛老师那个态度，好像对他偏爱，又好像对他和其他人差不多……”

“毕竟师生年龄差那么多！他要是泡学生，也真有点那啥……”

两个女生议论的声音渐渐低下去，殷郊咬牙忍住冲进去和她们理论的冲动，握紧了手里的玻璃杯，脚步一转躲到相邻的墙后，等人离开了再慢慢走出来。

这已经是他追辛寿的第二个月。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能明显感觉到辛寿和他从原先的师生距离到现在越来越近，甚至偶尔会邀请他去自己家做客。

那间小公寓装修得很舒适，有一面对着夕阳的落地窗，阳台的地板上铺满了地毯。他喜欢和辛寿一起坐在那里，听他缓缓地说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时的趣事。那些话怎么样并不要紧，他的声音混着晚霞的光，比黑胶唱片还要柔和。等他们一起用过晚饭，殷郊抱着笔电坐在书房的沙发里帮辛寿改学生作业，辛寿就笑吟吟地给他端来一杯热茶，坐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慢慢翻看一本书。

他从不知道伯爵红茶这么好喝，暖和又温柔，清冽如琥珀，像辛寿朝他投来的目光……

滚烫的开水注入玻璃杯，殷郊贴着杯壁的手掌内侧微微发红。他只顾着走神，没及时松开开关，漫出来的开水流到手背上。手被烫得一抖，手背上就被浇了更多开水，立刻红肿了一大片。

他忍住甩开杯子的冲动，平稳地拧好，放在旁边的小桌上，才去找凉水冲手。

辛寿说，这杯子对他很有意义，是他在德留学时恩师送给他的，用了很多年也舍不得换。

他说这话时目光投向了远方的天空，殷郊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试图想象大洋彼岸的洋槐

树，却只能看到一片片变换不定的云彩。

秋天的水开始变冷了，流过殷郊刺痛的手背，把疼痛感压了下去，末梢神经在低温下变得迟钝。殷郊呆呆地看着顺着指尖流下的水柱，心想，幸好杯子没事。

姬发没收到殷郊的回复，正准备哪天去堵辛寿问殷郊的下落，却意外地在周五的晚上看到殷郊打开了宿舍门。

“你……你回来了？”

殷郊放下包，奇怪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话，我不回宿舍去哪。”

他看起来还和姬发熟识的那个殷郊一样，并没有因为辛寿这个影响因素增加什么奇怪的气质，姬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一会，自嘲自己之前真是想太多。

都怪崇应彪那个乌鸦嘴！

正巧殷郊开口：“彪子呢？”

“去食堂了吧，不管他，我有事问你。”

姬发翻身下床，把自己的椅子拽到殷郊座位旁边，示意他一块坐下来。

坐得近了，姬发才看到他疲惫的脸色，想打探他生父的话就先咽了下去，改口问他：“你跟辛老师相处得怎么样？”

殷郊一听，眼里的光黯淡了一半，嘴唇张张合合，挣扎了好一会才开口。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更喜欢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开心。”

这句话很轻，却仿佛卸了他身上的千斤重担，说完之后，殷郊就向前扑倒在桌面上，垫着胳膊一动不动，连呼吸声都很轻。

“这一个多月，我天天跟着他跑，他去哪我就去哪——”

姬发：“说到这个！民乐系这边的作业你还得交！”

“我能感觉他比其他人更喜欢我一点点，但还不够，不够……姬发！”他突然直起身子，双手按着姬发的肩膀，声音里透着急切，“我要他最喜欢我！只喜欢我！你懂吗！”

姬发被他紧扣的手指按得动弹不得，看着他目光中的癫狂，耳膜被他这团滚烫的真心冲击得“咚、咚”作响，一时间不知道摆出什么表情，下意识地安抚他：“他肯定会喜欢你的！你别急，你别急……”

或许是他这话说得太假，殷郊眼中的疯狂如同融化的蜡壳迅速褪去，扑上来的是密不透光的困苦，声音渐渐低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了……”

姬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感问题，也从未见过这么愁苦的殷郊，正不知道说些什么，桌上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微信消息弹了出来。殷郊眼中枯萎的丛丛草木瞬间得了水，姬发看到他的脸庞下一秒就充满了鲜亮的生机，仿佛刚刚的晦暗无力是幻觉。

他看得很清楚，屏幕上显示的是辛寿的名字。

崇应彪那句阴冷的猜测突然灌进他的耳中，姬发忍不住推了推殷郊的胳膊，“喂……”

“等一下，等一下。”

他眉眼带笑，唇角弯弯，眼睛根本挪不开小小的一方屏幕，直到十分钟后辛寿发来“就这样吧，明天见”，他才笑吟吟地看向姬发，“……你要说什么？”

他的话音里蘸了蜜，眼神并不落在朋友的身上，只顾着追逐空气里飞舞的光点，明明还醒着，却像是醉了。

姬发只好再用力推了推他的胳膊，试图把他的神智唤醒一些，认真问他：“你以前跟我说过，你是你妈妈带大的，你父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失联了，是不是？”

这话题很严肃，姬发的表情也不是闲聊，殷郊收敛心神，点点头，“好端端的，问这个干什么？”

看着他毫无所觉的样子，姬发一肚子话堵在嗓子眼，不知道怎么倒出来。

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小心地开口：“殷郊……为什么你会喜欢辛老师呢？”

他把声音放得很轻，担心呼吸声都会吹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盒子打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美梦还是厄运，或许崇应彪有赌一把的兴致，姬发只担心会看见一只鲜血淋漓的死猫。

殷郊回答他的声音甚至更轻，像陷入了一团迷雾般的梦。

“他出现的第一秒，我就忍不住心脏怦怦跳。姬发，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就好像……我是为了和他相遇才来到这个世上。”

这话说得太重了。姬发看着他迷蒙的神情，脸上像覆盖了一层掺着金丝的细纱，每一寸目光就写满了幸福和向往，一瞬间，他希望朋友如愿以偿的心情占了上风，笼罩在他们头顶的那团乌云远去了，云层间晦暗不明的低语成了祝福的神谕。

盒子里面或许是血肉模糊的诅咒……但如果一直不打开呢？糊涂地活一辈子的人那么多，要是事事都弄明白也是害人害己。

于是他握着殷郊的手，看着那双含笑的眼睛，真诚地说：“既然这样，就好好珍惜这段缘分。如果以后——”

“啪！”

宿舍门被用力推开，崇应彪拎着打包盒走进来，看到他俩肩并肩坐在一块，眉毛一跳就开骂：“草！你们他妈的干啥呢！”

姬发被他突如其来的大嗓门吵得脑筋突突直跳，“你喊什么啊？吃你的饭。”

“行啊，殷郊一回来你就横了！老子这几天给你脸了是吧！”

“我尼玛真服了……你这个驴脾气说来就来啊？”

崇应彪把打包回来一口没吃的饭直接往地上一摔，油腻腻的炒河粉下一秒就跳到了姬发穿拖鞋的脚背上。

殷郊眼看着他的额头跳出了鲜红的“井”字，赶紧开口：“你们要打出去打，我ppt还没做完。”

他不开口崇应彪还顾不上他，这会儿头一转就直接开炮：“你那姘头手断了啊要你做！什么废物！”

这下殷郊也拍桌子跳起来了，“崇应彪！你敢再骂他一句试试！”

“老子就骂了怎么了！一脸肾亏相的烂货，不知道睡过多少女人了，也就你当个宝！”

“我他妈杀了你！”

现在姬发顾不上自己脚上的炒河粉了，因为殷郊真的抄起水果刀了。

“殷郊！冷静！冷静！……崇应彪！你那个嘴就不能消停一天吗！”

Chapter 6

2019年6月的一个早晨，辛寿戴着体面的微笑，推开会议室的门。

“辛老师，今天的面试要辛苦你了。”

同僚们引着他往面试教室走，走廊上已经挤满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长发、短发、男孩、女孩、凝眉的、开怀的……都是一样的空白。

辛寿的视线扫过他们，和盯着无数面白墙没有什么区别，却在扫到队尾时突然感觉自己清白的脸皮被灼开了一个小洞。

他毫不费力地和队伍中那双直直盯着他的眼睛对上，黑瞳像一轮黑色的太阳，顺着眼尾的弧度下垂，如同滑向西山的日落。

——殷郊。

姬发走出期末最后一场考试的教室，松快地长舒一口气。

他晃晃写酸的手腕，刚打开手机，就弹出来一条来自殷郊的消息。

[姬发！我转专业成功了！我要成为辛寿的学生了！]

他对着三分钟前的这句话盯着看了几秒钟，终于慢吞吞地想起来——今天是历史系对转专业学生面试的日子。

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和春天，殷郊对辛寿的迷恋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深。音乐学院完全看不到他的人，期末考试全靠他多年练习的底子撑住，幸好没有挂科，剩下的小组作业和考核，姬发也帮他做了不少，才终于保住了他转专业的资格。

入学时的第一名成了吊车尾，民乐系对他的议论多到传到了本人的耳朵里。

但是，“我不在乎，我要的是辛老师喜欢我。”

殷郊哼着欢快的小调，把自己书架上的乐谱小心地收进箱子里，再摆上崭新的历史系教材。

他那把古琴，静静地靠在书桌和墙面缝隙之中，琴弦上落了不太明显的一层薄灰，托住淡蓝色的灯光。

姬发回想了一下去年校庆时他技惊四座的表演，忍不住有点可惜地开口：“殷郊，你真的不再弹琴吗？你弹得那么好。”

“还是会弹的，但是……等我忙完辛老师的事吧。”

他满不在乎地答应了一句，没把姬发的话放在心上，整理好桌子又打开笔电开始给辛寿做ppt。

姬发看他这样，就不再说。躺在斜对面床铺上的崇应彪握着手机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真是中了邪了。”

他看小说看得正入迷，抽空跳出来点评了一下，又很快回到刀光剑影的修仙世界。

宿舍天花板上的电风扇摇摇晃晃地转着圈吹出带灰尘的风，不算多凉快，但留下的那一点闷热正好成了催人昏昏入睡的好力。姬发盯着床帘顶上的麦穗花纹，心头难得没有闲事牵挂，耳边是殷郊有规律地敲击键盘的声音，眼皮慢慢地合上了。

这是一个安静的夏日的午后。它太过平常，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不具备任何风暴来临前应该有的特征，成功地麻痹了所有人。

很快，暑假开始了。

姬发和崇应彪都不是朝歌本地人，各回各家不用多说。殷郊家就在朝歌市区，离学校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以往放假了第一时间就要回家去陪他妈妈，今年却一反常态，申请了留校。

“你干嘛啊？考研也没有这么早的。”

殷郊还没回答，站在穿衣镜前试外套的崇应彪凉凉地甩过来一句：“你傻啊？还能因为谁，辛寿呗。”

“……我看辛老师申请留校了。”

姬发有点惊讶地放下自己刚拎起来的行李箱，又坐回椅子上，好奇地追问他：“他这也跟你说？你俩约好了？”

他有句话没说出口——你俩发展也太快了。

过去这几个月，虽然殷郊一颗心追着辛寿跑，但辛寿的冷淡客气谁都能看出来，要是他主动提出邀约，意义可谓不同凡响。

殷郊微微低下头，错开姬发的视线，话里听不清情绪。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我找人黑了教务系统看到的。”

他声音虽轻，却透着一股以往从未见过的执拗，抱住膝盖的姿势像一块石头，姬发下意识地蹙眉。

“殷郊……你可以慢慢来的，没必要这样。”

石头把额头抵在膝盖骨上，摇摇头，没有说话。

姬发看不见他的表情，又莫名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一个字都不好再说。

“你黑都黑了，不知道多看点资料？就一个假期留校啊？你不会把他家庭住址扒出来然后……”

崇应彪一边把那件试不出满意效果的皮衣随意摔到地上，一边插嘴。他漫不经心得像在讨论游戏攻略，好像只是随口一提，但话音未落，殷郊的脑袋就微微动了动。时刻盯着他动静的姬发头皮一紧，赶紧大声开口打断：“崇应彪！”

“吓我一跳！干嘛啊！”

“……你再试试牛仔那件。”

“嘁。你让我试我就试啊？”

姬发又生拉硬拽地把话题引到其他地方，直到高铁发车时间快到了，不得不推着箱子离开。

他关门的前一刻，看到殷郊靠坐在床铺一侧的墙上，向上仰起头，表情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

灰绿色涂层的防盗门缓缓合上，把那张沉苦的面孔隔绝在姬发的视线外。

那是他第一次在殷郊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色彩，却在那之后常常见到。

朝大的暑假一共50天，足够让人好好休息休息。姬发回家之后除了去家里的地里干活，就是去哥哥的事务所帮忙，每天都充实得沾了枕头就能睡着。他闲了刷刷朋友圈，能看到崇应彪每天的定位都在不同的城市，配图全是看不清人脸的夜店。

殷郊的消息倒是常常发来，但总在半夜。

[今天我去找辛老师，问他留校是不是有工作，需不需要帮忙。但他只匆匆忙忙说了两句话就走了，然后我一整天也没找到他。]

[姬发，你说他是不是在躲着我？]

[今天我带了书想去找他问个问题，他却给我推荐了另一名老师。他怎么就不明白！我并不是想问什么题目，我也不在乎谁是比他更精通的专家！除了他，其他人都无所谓！]

[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梦到辛寿冷冷地看着我，我去碰他的手，他却甩开我，说我恶心……姬发，我是不是真的有病？]

姬发努力安慰他：梦都是反的！殷郊，你只是太累了！

但他的消息发过去，如同掉进水塘里的雪花，没有让殷郊好转哪怕一点。

[你说，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看着我呢？我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甚至他租的房子我都去了，可是我找不到他。]

[没错，他就是躲着我……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光是看着屏幕，姬发都能感觉到这团深黑浓稠到足以捂住口鼻的情感，忍不住把手机拿得远了些。

他站在晴天下的麦田里，周遭一切都是暖烘烘的，柔软潮湿的土地稳稳地托着他的脚，但心里那股冷意比秋天跑得更快，离冬天也不远了。

殷郊顶着一张苍白得没有多少血色的脸，指尖隔着写着地址的纸条深深地掐进冰冷的掌心。

眼白中细密的红血丝蜿蜒着戳进他空洞的黑瞳里，立刻被吸得不见踪影。瞳孔表面映着不远处窗台里一对登对的人影，男人轻柔地抚着女子修长白皙的后颈，微笑着哄她抬头，启唇，拥吻。

屋内点着暖黄色的壁灯，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

一个月前，那双浅灰色的眼睛还停留在他的脸上，微凉的手指抚过他的眼尾，辛寿含笑说，你这双眼睛生得极好。

天色已经暗下去了，殷郊仍然直直地立在雨中，被打湿的黑发贴着他雪白的侧脸，双眼燃烧着妒恨的火光，像刚从深渊中爬出来的怨鬼。

窗前的男女缓缓分开，女子微微偏过脸，是柔媚到无可挑剔的一个美人。

殷郊认出了她……历史系四班的苏妲己。

Chapter 7

“哈切！”

客厅东边的窗户没关，崇应彪被冻得打了个喷嚏。他浑浑噩噩地睁开眼，看到眼前有无数个人影悄无声息地走来走去，时不时弯下腰清理。

这间别墅昨晚被一群不请自来的二代糟蹋得不成样子，地毯上全是各色酒渍，崇应彪的枕头底下还压着一块吃了一半的西瓜。他的脑子被酒精泡了一晚上，舌头还是木的，懒得说话，手掌摊开朝旁边一伸，管家就心领神会地把手机递给了他。

微信消息不出意外又是挤满的，他眯瞪着刷了半天，全是新朋友打招呼的系统消息。

……靠，昨晚真来了不少人。

管家看他暂时还没有从沙发上起身的意思，指挥人手抓紧清扫结束，又通知厨娘可以开始准备午饭了。

崇应彪一看手机屏幕的左上角——14:21。

这个点，离下一场派对开始还早。他百无聊赖地上下滑动着拉不到尽头的消息框，想找找有没有什么新乐子。

一条新消息弹了出来：[崇少！你昨天问的人，我有消息了！]

崇应彪对着这行字凝眉回忆了十秒钟，实在想不起来昨晚说了什么。

想不起来就算了。他刚准备退出聊天框，对方紧接着又发来一句：“辛寿不是他的本名！怪不得打听起来这么费劲。”

崇应彪准备向右滑的左手拇指停下了，“噌”地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

“来，详细说说。”

苏姐己最近几天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

每当她一个人走进回家必经的小路上，这种感觉格外明显，但等她举起手机的手电筒朝四周扫去，又连一只野猫都看不到。

去辛寿家约会时，她忍不住提了这件事。

辛寿背对着她站在餐桌前，高高地举起黑色的手冲壶，看着细长的水流绕着圈浇在咖啡粉上，高温熏蒸出一阵又一阵浓郁的香气。

苏姐己的话说完了，他却久久没有开口，耐心地等咖啡做好，再面目温柔地端着杯子走到这懵懂的女孩子身边，温声问她：“姐己害怕了吗？”

苏姐己着迷地看着他，学着他的样子捧起杯子喝了一口，苦得皱起了眉还是冲他笑，“不怕。”

她的单纯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一点也不担心被辛寿看穿。辛寿摊开手掌，她就乖顺地低下头，把自己皎洁的侧脸贴近掌心，像一只再温顺不过的小动物。

辛寿把她揽在怀里，向后陷进柔软的沙发坐垫中。复古绣花的沙发靠背很高，他们两人被软垫三面包裹住，如同一个小小的堡垒。

他的声音轻飘飘地钻在姐己耳尖的黑发中，漫不经心得像吐了一口温热的气，“现在……还有吗？”

姐己没有说话，下巴动了动，轻轻点头。

从她踏进这间屋子里开始，四周就充满了奇怪的目光，尖锐得几乎要深深扎破她颈侧的皮肤，喷出温热的血。

转瞬之间，那目光又拧成了一条粗绳子，死死地缠住她的脖子，勒得她喘不上气。

辛寿每投过来一次温柔的注目，那条绳子就缠得更紧一些，躲在暗处的索命的鬼几乎要冲出来，伸出青紫色的长指甲狠狠抓破她的脸。

但是姐己迷恋地看着他，从那片浅灰色的海里小口小口地摄取氧气。

辛寿低下头准备吻她的时候，门铃突然被按响了。

铃声一声接一声，催得很急，很快又变成了用力的拍门声。门外的人毫不惜力，隔着一条走廊，房间里的苏姐己都能听出手掌柔软的皮肉拍打在厚重大门上的闷痛。

辛寿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环在姐己腰间的手臂，静静地坐在原地，听着那一声比一声更

高的催促，浅灰色的双眼中沉淀翻涌，起了深色的波澜。

姐已朝房门外茫然地看了一会，又扭过头来看他，“要开门吗？”

她眼前的辛寿笑得和平时没有区别，拍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我去去就来。”

苏姐已乖乖地点头，像小狗似的跟着他离开的方向扭头，然后抱着膝盖窝在沙发里，开始发呆。

辛寿走出去时轻声关上了房门，厚厚的实木门板很是隔音，姐已等了很久也没听到人来，闻着空气里冷却的咖啡香气，就这么靠着沙发慢慢睡着了。

从卧房到大门，有一条窄而长的走廊。辛寿出了房间，眼神就迅速冷了下来，踩着拍门声向前走的每一步，心头都翻涌起一波更高的烦躁。

但他面上看着仍然是平静冷淡的，只有紧绷的嘴角和平时略有不同。

殷郊举起拍得肿胀的手，准备再落下时，突然就看到这样一张阔别已久的，甚至有些陌生的脸。

窗外连续几个钟头不停的大雨浇得他浑身湿透，黑发黏在他的侧脸和肩膀上，像从江底爬上来的水鬼。

辛寿居高临下地望着这只可怜的鬼，看到他通红的双眼中源源不断地滚落出大颗的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滴在脚下的泥沼里。

“辛寿……辛寿……”

殷郊呜咽着咬住牙，顶着他冰冷的半垂的目光，狼狈地向前去够他那只高高举起的手。

辛寿想向后抽走，又硬生生地停下动作，任殷郊拉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被雨水泡得冰冷的脸颊上。辛寿的指尖触碰到他耳边的卷发，也是一样的冰冷黏糊，像散发着腥味的水草。

殷郊的眼泪比水草还要腥臭，很快就湿哒哒地裹住了他的整个手掌。辛寿冷冷地看了半天他呜咽得说不出话的样子，突然展颜施舍给他一个初遇时的笑容。

他的语气很是疼惜，另一只手轻轻抚摸他的额角，“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真可怜。”

殷郊呆呆地看着他，混乱一团的眼中逐渐凝出一点光，更紧地抓着辛寿的右手，把他掌缝里的骨头挤到一处。

辛寿好像感觉不到痛，手指下移到殷郊眼尾那颗醒目的痣。他轻轻地顺着弧度抚摸这双漂亮得软弱的眼睛，它们出现在这张深刻浓郁的面孔上，如同一杯清茶。

他轻轻地喟叹一声，好像陷入深远的回忆中，又说了一遍：“你的眼睛生得很好。”

殷郊眼中那点凝聚的光越来越大，一点燎原的星火，很快就烧成连天的一片，哪怕听到辛寿说“你该回去了”，也没有丝毫消减。

辛寿又说了一遍：“殷郊，你该回家了。”

他直直地盯着辛寿的眼睛，执拗地摇头。

“外面风雨很大，你该回家了。”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

他怀疑自己发起了严重的高烧，不然怎么会听了辛寿的两句话就面皮滚烫，全身颤抖。

他战栗着向前靠得更近，把辛寿的手用力向下拽，抖着苍白颤抖的嘴唇，义无反顾地贴上辛寿含笑的嘴角。

“轰隆隆——”

从另一端的天空远远滚来一道夏末的惊雷，映亮了半边暗红色的天。

这场雨下得又大又急，崇应彪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姬发正穿着亮黄色的雨披，在他家的地里抢救庄稼。

雨珠大得如同冰雹，打在人脸生疼，睁开眼都很难。姬发屏气凝神地加快手上的动作，直到扯好最后一块塑料布盖好，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他刚上小学的弟弟姬旦站在田埂边蹦跳着喊他：“二哥！二哥！你的电话！”

姬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他那边去，大声问他：“谁打的！”

“崇应彪！”

一道雷突然从云端滚落下来，风雨吹得更急了，姬发加快了脚步，跳到田埂上，一把把弟

弟捞进怀里，低着头往家的方向冲。

姬旦努力抬起脸提醒他：“电话！”

又一道雷催促似的滚下来，姬发绷紧了神经，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堂屋之后才来得及深深地喘息。

手机铃声结束前的最后一秒，他接通了来自异国他乡的崇应彪的电话。

“你他妈的怎么动作这么慢啊！出大事了！”

他嘴上说着着急，声音却透着不善的嘲讽，听得姬发刚缓下来的心又急促地跳起来，几乎要堵住嗓子眼，忍不住捏紧了手机。

“就是那个辛寿啊……”崇应彪故意拉长了声音，满意地听到对面屏住了呼吸，才轻慢地吐出下半句，像竹叶青鲜红的信子。

“他可是殷郊的亲爹啊。”

Chapter 8

9月，新学期开始，姬发从西岐回到朝歌，见到了分别两个月的殷郊，却发现他的状态更差了。

这两个月，他的头发养得很长，发梢打着卷，但主人没有心情打理，只能乱糟糟地纠结着堆在肩头，水藻一般张牙舞爪，盖住了一半的脸。

姬发站在门口抬头，看他靠墙坐在床上，手臂在膝盖处绕了一圈，正神经质地咬着自己的指甲。明明距离秋天还有一个星期，但他已经换上了薄薄的松垮的灰色线衣，被他用力拉拽变形的衣袖盖住了伶仃瘦长的十指。他的脸隐在背光处，只有两道怨毒的目光清晰得刺眼，如同墓园的磷火。

开门的动作震落了东南角蜘蛛网上的灰，他幽幽地开口：“我一定要杀了苏妲己。”

那一瞬间，姬发被他语气里的认真惊悚得汗毛直立。

下一秒，他就被用力撞得向前冲了两步。

崇应彪把他从门口推开，“挡什么道啊！”然后大声指挥小弟把他的行李打开收拾好。

“白箱子里的放衣柜！给我叠好了啊！”

“绿的是铺盖，你上去弄……唉！床帘的灰你他妈不先抖一下想呛死我啊！”

刚刚还布满了阴冷气氛的宿舍一瞬间涌入了一大团活人的气息，姬发悄悄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宿舍空间不大，两个小弟把箱子全都打开，地面就被占满了。姬发看了一眼对这些动静无动于衷的殷郊，不动声色地拽了一下崇应彪的袖子，然后走出门去。

他踩着冷白色的瓷砖地，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这一层走廊尽头的楼梯间，撑着窗台向下看。

络绎不绝的人流吵吵嚷嚷地从他脚下经过，年轻的灵魂像一盏盏在风里摇晃的灯，风停了又继续向上烧得旺。他看得出神，想起殷郊刚刚那副模样，那么年轻，脸色还很稚嫩，才20岁……竟然透出一副油尽灯枯的悲凉之景。

崇应彪的脚步声在他背后停下，姬发转过脸，看到他双手插兜，眼珠乱飞，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得不开口提醒：“你那个电话——”

姬发的嗓子突然干涩得挤不出一个字。

三天前那通突然的来电让他呆立当场，如坠冰窖。屋门被急骤的风雨吹得不停拍打在墙上，电闪雷鸣照得没开灯的堂屋忽明忽暗，姬旦围着他大呼小叫：“哥哥！你怎么流了好多汗！”

崇应彪在说完那句话之后就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后面姬发在微信上问他，他也只说开学再说。

那句“辛寿可是殷郊的亲爹”，伴着那天的暴风雨，搅碎了姬发这三天的梦境。他多希望这是崇应彪又一个无聊的恶作剧，这个意愿过分强烈，以至于他完全逃避了另一种诅咒般的可能性。

现在他就带着满眼的希冀，看向崇应彪慢慢咧开嘴角的脸，盼着他用这幅嘲讽的表情吐出一句——一句玩笑而已，看把你吓的。

可是崇应彪说：“姬发，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他笑咪咪地凑近了，几乎和姬发那张血色越来越淡的脸碰上鼻尖，语气玩味，“你不敢跟殷郊说，是不是？哪怕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父子相奸……”

姬发突然伸手死死地捂住他的嘴，瞪大了黑白分明的眼睛，声音尖锐得像从喉咙深处硬生生挤出来的，“闭、嘴……你闭嘴。”

崇应彪没有试图甩开他发着抖的手臂，哪怕他现在完全没有能约束的力气，很配合地没再说话，只是眼睛笑得眯起来，露出嘲讽快意的眼神。

姬发读懂了他的意思：你和殷郊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不救他吗？

他温热的吐息扑在姬发的掌心，但都没有这两道视线来得灼热，姬发在读懂的下一秒就轻轻别开了目光。

手掌跟随主人的动作，有气无力地慢慢垂下，姬发盯着脚尖前最近的一条地砖缝，顾不上擦额头冒出的细细密密的冷汗，眼睛一眨不眨地瞪大了，好像要硬生生地从那条灰尘里看

出什么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崇应彪慢悠悠地绕着他踱步，声音像一条冰凉的蛇，一点一点缠着他的脖子，钻进他的耳蜗。

“是啊，你怎么能说呢？殷郊是多么地爱他的亲、生、父、亲、啊。”

“只要你开口打破了他的美梦，他一定会对你恨之入骨。”

“还是不要说了吧！就让殷郊沉浸在这场误会里，就当你不知道这件事……一切还维持原样。说不定，他们过几天就会分开呢？”

“说不定，殷郊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呢？”

崇应彪那两片刀锋般的薄唇轻轻地上下碰撞，吐出的每个字都把姬发拙劣的天真的幻想明明白白地从肠子里掏出来捏碎，讥笑他逃避的模样多么懦弱。

姬发猛地抬起头，那双漂亮的凤眼已经变得通红，迸发出骇人的目光，崇应彪丝毫不惧地和他对视，眼中闪过莫名的光，语调里的嘲讽变得更浓：“哦不对，看到陌生人摔跤都会扶一把的好孩子姬发，怎么会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见死不救呢？”

“这可是父子乱伦啊。你猜，殷郊要是真的走到那一步，会不会崩溃得疯掉？”

崇应彪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很低，贴着姬发的耳廓吐出最后一句：“又或者……他们已经走到那一步了？”

姬发目眦欲裂，绷紧了面皮，牙齿咬得“咯咯”响，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拽着崇应彪的后衣领，不由分说地推着他一起往宿舍走。

他动作很快，崇应彪脸上玩味的笑容还没收回，就被拽得踉跄，忍不住“哎哎”了几声，很快就又回到了宿舍门口。

青灰色的防盗门大开着，收拾东西的小弟不在了。

殷郊……也消失了。

正对着门口的窗户吹来一阵阴冷的风，姬发苍白着脸站住不动，指尖的血慢慢凝固，失去力气，松开了紧握的衣领。

崇应彪愣了两秒钟，突然大笑出声，笑得越来越厉害，甚至忍不住抱着肚子蹲下来。

“姬发啊姬发！殷郊会被你害死的！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殷郊一边逆着人流跌跌撞撞地赶路，一边慌乱地用手指梳理他乱成一团的头发，手上没有收着力，生生拽着头皮扯下来好几根。但是这样贴着神经的疼痛也不能让他速度慢下来。他的心脏跳得太快，忘了呼吸，胸腔里是一把烧起来就停不下来的火，一路烧到他布满红血丝的双眼中。

五分钟前辛寿给他发来一个地址，让他半小时后到，别的什么也没说。

他知道前几天的雨夜是自己冲动了，当时他面色煞白地僵在原地等待辛寿的审判，哪怕辛寿给他一巴掌骂他恶心，他也只能跌跌撞撞地离开，再也不敢出现在辛寿眼前。

可是辛寿没说什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之后，转身回到那间还有苏妲己的房子里。

哪怕辛寿现在对他的态度已经冷淡得不能和以前相提并论，但他在无数次刷新信息列表后能看到辛寿的头像上跳出一个醒目的红点，还是会瞬间就松一口气，把手机贴在心口，忍不住微微露出笑容。

等红灯时，他在路口写字楼的玻璃墙上看到自己的倒影。

辛寿的消息来得急，他只能匆匆把身上那件扯得不成样子的线衣换成一件干净的套头卫衣，现在就着玻璃镜面勉强扎了个炸毛的丸子头，终于有了点人样。

他又想起苏妲己那头柔顺黑亮的齐腰长发，被辛寿抱住的时候，就向后垂落，滑到那条楼在她腰间的手臂上，荡啊荡。

前前后后的人开始重新迈步，他收回自己投在玻璃墙上的视线，跟着人流向前走。

过两天要不去给头发做个柔顺，他想。

深灰色的玻璃照不清人，他只能看到额角翘起的几缕卷发，不知道自己的目光混沌得可怕，神色晦暗，如同被一口气吊着走的纸人。

辛寿给的地址是他们学校附近立交桥下的一条小巷，治安管理的盲区，脏腻腻的老旧白瓷墙布满多年的污垢和深浅不一的青苔，小商贩和流浪汉是这里的常客。如果姬发事先知道，一定会晃着他的肩膀提醒他多想想：堂堂一个大学教授，怎么约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

方见面？他到底想做什么？

换一个人发来这样的消息，殷郊当然置之不理，说不定还要截图给姬发嘲笑一番：“现在的诈骗手段也太低级了！”

可是这是辛寿发来的。

辛寿的消息。

离约定的地址越近，他的脚步就越轻盈，跳下最后几节台阶的动作像小鸟一样，满怀希冀地扑进那团黑黝黝的小巷。

这条路他很少来，刚走进去就被一辆歪歪扭扭的自行车差点迎面撞倒，赶紧笨拙地侧过身让路，后背却一下子贴到布满了湿黏青苔的老墙面上，指尖的触感让他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辛寿没有新消息发来，他只好在昏暗的甬道里慢慢向前，努力辨认四周低头看不清面目的人，却并不希望这些蓬头垢面、牙缝黄垢的骗子和辛寿有什么关系。

辛寿哪怕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也一定会穿着他那件最钟爱的暗灰色西装外套，袖口别着自己送给他的钻石袖扣，周身微微泛着光，招手唤他过去。

殷郊……

殷郊……

黑暗收走了他的视力，放大了耳蜗里的每一条神经，他好像真的听到辛寿的声音，引着他摸索着向前走。

小巷的出口是一段向上的斜坡，坡上点着昏黄色的路灯。殷郊乍一见到光，忍不住被刺激得抬手挡了一下眼睛。

一切就发生在瞬息之间。

“哐当”一声巨响，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从他头顶的立交桥上翻身掉下，顺着斜坡滚到他脚边，一动不动。殷郊还没来得及尖叫，下一秒，一辆银白色的雪佛兰翻转着坠落在殷郊前方不远处的空地上，玻璃沾着血碎着散了一地。

他鬼使神差地走到那辆被撞得不成样子的车子边上。在这条没有一个人影的小路上，驾驶座里流出大股大股的暗红粘稠的鲜血，在地面上形成一条暗色的河流。副驾驶的门被人从内部用力推开，他伸着破碎流血的手臂努力向外爬。

西山暮色一般的灯光从头顶遥遥地照下来，殷郊看清了他袖口的钻石闪闪发光。

姬发在给殷郊打了一百通电话之后终于响起接通的“嘟”声，连忙开口：“殷郊！”

但殷郊说话的速度比他更快，他的声音夹在电流里也丝毫没有减轻快意的情绪。

“恭喜我吧姬发！苏姐已死了！她死了！”

对面尖锐刺耳的欢呼声混合着血腥味，冲破了姬发绷了一天的神经，他几乎想对着话筒大喊：“你疯了吗！那是一条人命！”

他没有来得及喊出这句话，只能对着下一秒就被挂断的手机发呆。

崇应彪跨坐在他对面的座椅上，晃动时椅子腿摩擦着地面，发出让人齿寒的尖利声响。

但他的声音更尖利：“姬发，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世上的事情都会如你所愿地发展吗？”

Chapter 9

“病人家属麻烦过来签下字。”

“.....”

“.....79号床病人家属哪一位？”

喊人的声音突然加大，靠在等待区座椅上的殷郊惊醒跳起来，慌慌张张地扑向已经有些不耐烦的实习医生，“我！是我.....我是家属。”

他的头发混着已经凝固的血，黏在沾了灰尘的侧脸上，脸色透着灰白，一夜没睡的眼睛凝着微弱的光，比刚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辛寿看起来好不到哪去。

实习生看他抓着签字笔的手抖得厉害，心下不忍，放缓了语气：“等人过了麻药劲就能醒了，你不用太担心，这几天给你爸爸好好补补.....”

殷郊写单耳旁的最后一笔没收住力，拉出长长的黑线，戳破了纸面。

“他不是我爸爸。”

实习生没注意到他神情的异常，见签字到手了就拿着病历夹准备回去交差，满不在乎地甩下一句：“那是叔伯吧？你俩长得还挺像的。”然后扬长而去。

殷郊怔在原地，还想再说什么，但连日的劳累让他的大脑异常疲惫，如同有一根钢针斜着卡在他的脑仁里，稍微动一动就是尖锐的疼。

走廊上的人来来往往，无数张嘴同时发出声音，他们交谈的这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立刻被淹没在医院雾霭霭的空气里，留不下一点痕迹。

辛寿的病床由手术室的人推下来，殷郊提前去病房里等他，路过卫生间的时候终于想起来给自己洗把脸。水银镜面上错落地排布着灰白色的污垢，殷郊大睁着眼睛，看水珠从他的额头混着灰尘和血液一路滚落下来，双眼通红，泛着浓浓的疲惫和迷茫。

从昨晚的车祸现场到现在的医院，他就如同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着走上规划好的道路，一环扣着一环，布局的人仿佛算准了他看到重伤昏迷的辛寿不会置之不理。

明明整件事透着危险和蹊跷，但是当辛寿努力地抬起被割烂的眼皮，用沾满黏腻鲜血的手掌抓住他的脚踝，说：救救我。

于是殷郊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背起他在没有路灯的小道上走了十几分钟，把自己的半边身子都沾上了血。浓重的血腥味裹着他迈不开腿，走在一片模糊的夜路上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混沌的天地间，他只能听到自己竭力的心跳声和辛寿微弱的呼吸声，不知不觉就掉下大滴大滴的眼泪。

他不知道辛寿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但那一刻他觉得，只要辛寿能活下来，就算是地狱他也陪着跳下去。

他数着辛寿越来越弱的呼吸声，咬牙踩进脚下的泥土地里，终于在晕倒之前，叩开了最近一家医院的大门。

殷郊朝镜面泼了一捧水，对着被拉长的水渍侧过头清洗自己黏成一团的头发，流下来的水混着凝结的血块，浑浊得可怕。水龙头的水流很小，殷郊耐心地洗了好几遍，直到流下来的水重新变得清澈，才握紧绞干。

辛寿刚做完手术，靠近他的东西都要很干净。殷郊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脸和脖颈恢复了光洁，放心地拧上水龙头。

半小时后，辛寿悠悠转醒，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已经重新把自己收拾妥帖的殷郊，雪肤乌发，眼神干净得像清明雨后的天空，虽然嘴唇没有多少血色，面皮下却透着新生的光，仿佛死里逃生的是他。

他小心翼翼地握着辛寿放在床侧的手掌，食指轻轻搭在他新愈合的细长伤口上，说话声音很轻，忍不住透着欣喜：“苏姐已经死了，她不会再缠着你了。”

“交警说，她开车撞死了人，正好她也死了，也算是报应。只是她不该拖累你.....”殷郊说着说着，欣喜渐渐被另一层阴森的恨意覆盖，“她真该死。”

辛寿听着这股直逼面门的阴冷怨气，几不可察地动了动一边眉毛，神色却松弛下来：“是吗.....可惜了她。”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上周还在同他情意绵绵的死者流露出这幅无关痛痒的态度，也足以叫人心寒和警惕。可是殷郊觉得这样刚好，甚至太好了些。

他打量着辛寿的神色，试探着把自己清洗干净的皎白侧脸贴在辛寿微冷的掌心，见他没有抽走，小声抱怨：“老师还为她可惜？我倒觉得她死得太容易了。”

他们举止亲密，说话声音又压得很低，如同低语的情话，护士拿着吊瓶过来时没忍住多打量了几眼，推车走出病房后才和同伴小声八卦：“79床这两个人看着怪怪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爸爸和儿子，但是那个黏糊劲肯定不是了。”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父子！他俩长得都挺好看的，脸型简直一模一样，不过我刚又细看了一下，小的那个……眼睛长得不一样。”

“长得这么像，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不别扭吗？”

这些窸窣窸窣的碎语随着蓝色小车轮在石砖地上的滚动远去了，殷郊对此一无所知，他现在一边脸躺在辛寿的手心里，另一半沐浴在上方窗口斜着洒下的日光中。今天虽然是多云，仍然有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降下来，灰白色的光也带着温度。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静静地待在辛寿身边，没有人来驱赶，没有人来打扰，此刻病房外走廊上焦躁悲哀的人声也远如云端，他听着辛寿规律的呼吸声，忍不住想哭。

辛寿活下来了。

苏姐已死了。

辛寿是他的了。

一天之内可以发生这么多好事吗？

眷顾他的那位神明微微一笑，挥动杨枝，还有更好的事呢。

辛寿空着的那只手轻轻抚摸殷郊暴露在日光下的那一半侧脸，指缝间投下几道阴影，然后扣住他的下巴，微微用力拉到自己面前。

他的脸色还是未恢复的苍白，但灰绿色的眼中充满瑰丽的光彩，摄人心魄。

殷郊感受到他扑在自己面上的温热呼吸，僵硬着不敢动，任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暴露在辛寿的手心下，哀求着他的审判。

下巴上的那只手用力地捏紧了，殷郊不可置信地睁大双眼，看着辛寿微笑着吻上他的嘴唇。

只出现在梦里的事情真实地发生了，殷郊被上涌的气血冲得头晕脑胀，幸好下巴被捏得生疼，提醒他不是幻觉。辛寿的唇瓣又冷又薄，像两片刀，在他的唇上摩挲几乎可以划出血来，殷郊恍惚间尝到雨水湿冷的味道，被辛寿用手指轻轻抚摸眼角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

他哭得太可怜，眼睛不敢眨一下，害怕眼前的一切转瞬之间就会消失，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胸腔深处升起，滚落在两人贴在一起的唇间。辛寿没有嫌弃，反而笑得弯起眼睛，抚摸他的头发如同抚摸一只宠爱的小狗，扣着他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

不需要吻多久，殷郊很快就面色潮红，眼中泛起水光，不知道怎么摆只能放在大腿上的双手把裤子捏出了一道道褶皱。辛寿微微拉开距离，无视他哀求的目光，向下扫了一眼他的腿间，了然地笑了，宠溺地拍着他的脸允诺：“等我两天，嗯？”

殷郊原先只是半红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不敢看辛寿揶揄的眼神，只能晕乎乎地点头。

崇应彪在跑车开上高速之后，打开了车顶的玻璃，任晚风呼呼地灌进车内，扑打在他青紫的侧脸上。

“你说说你！我又没说不帮你找人，上来就动手！怎么着，和我打架你能占到什么便宜？你看看你那颧骨，跟打了腮红似的。”

姬发扯扯裂开的嘴角，懒得跟他吵，抬起一边胳膊支在自己这边的车窗上，看向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

风声嘈杂，混着崇应彪叽叽喳喳的声音就更吵，但比起他心里的复杂思绪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们现在要去邻市找他哥伯邑考，这一路要走到后半夜。崇应彪嫌开车无聊，絮叨了一会自己暑假玩了什么，看姬发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忍不住喷他：“你倒是吱两声啊！真把我当滴滴司机了。”

姬发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你说说辛寿吧，你都查到了些什么。”

“……你就惦记这个了。”

“不算了，待会儿见到我哥你还得说。”

“辛寿，本名殷寿，多年赌棍，欠了一屁股债，不知道怎么避开债主和殷郊他妈结婚的。这么多年一直居无定所，换个地方就换个身份证，情人不断，但孩子嘛就殷郊一个。”

“殷郊跟我说过他是从德国克莱登大学留学回来的。”

崇应彪没忍住嗤了一声，“德国？拉斯维加斯还差不多。我第一次看他就知道他这人有问题，气场太轻浮，眼神飘忽不定没一句实话。”

姬发转过头来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几圈，意思是：你好意思说他？

崇应彪假装不知道，继续说：“之前殷郊不是说他跑来跑去找不到人吗？连租了一学期的公寓都退了，不知道跑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就是因为他债主找过来了。碰巧这债主是我一小弟在道上认的大哥，还专门过来跟我打招呼让我别插手。我说你请便，把人打死正好。”

姬发突然出声：“你现在还能联系上这个大哥吗？”

“怎么的？你还想通过大哥找殷寿再找殷郊啊？”崇应彪直视前方，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轻轻转了半圈，声音和夜风一个温度：“晚了。他昨晚已经死了。”

“就死在咱们学校附近那个立交桥，说是车祸，撞死他的司机你也认识……”

姬发的心一瞬间高高地提起来，盯着崇应彪在不断闪过的路灯下忽明忽暗的侧脸，随着他轻声的回答重重地落下。

“历史系四班的，苏妲己。”

殷郊高喊苏妲己死讯的那通癫狂的电话犹在耳畔，崇应彪也不再说话，沉默地开着车。姬发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冰凉的大手紧紧地攥住。他茫然地看着前方的一片幽黑，如同通往黄泉的不归路，拽着他们身不由己地下坠，下坠，直到黑暗的最深处。

Chapter 10

Chapter Summary

本来想避避风头暂时不发ao3了，但是我写得这么牛逼凭什么不发！发！

殷郊从厚重毛毯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一只青白的手，姬发连忙握住，像捂了一块冰。

“九点十分，一通电话，打进来。我没有，接。”

他面朝姬发的脸上空茫一片，皮肉筋骨都虚化成冰天雪地里呵出的一口气，笼罩在雪白骷髅上，是一团死气。

姬发看得心头凜然，忍不住用力扣紧了双手，想把自己的体温渡给好朋友，但收效甚微。殷郊吐出的每一口都是一缕一缕鲜亮的活气，语调平稳得没有任何感情，好像他已经脱离出这个躯壳，在说一件和他无关的事。

“医院的电话，通知我，妈妈车祸，在抢救。我过去，签字。”

“但是我没有接。”

伯邑考沉默地坐在前面开车，连呼吸声都很轻。车窗外倏忽闪过一排排路灯，混着沿街的霓虹彩光，半夜无人的街道也显得热闹，但是殷郊坐在灯光照不到的那一侧，混身的气息不似活人，姬发担心自己眼睛多眨两下就会看到他断了气，闭不上的双眼流下两行血泪。

车子小小地颠簸了一下，险险挂在殷郊肩上的毛毯向下移了两寸，露出一角绸缎光泽的酒店睡袍。

姬发瞥到他后颈处鲜红的齿痕，想到那是谁留下的，想到他们的关系，涌上一阵想呕吐的冲动。

殷郊没有注意他变得难看的脸色，也没有注意姬发贴着自己的手掌的手心出了一层黏腻的冷汗。他死死地扣住好朋友开始变得冰冷的手，像一团青黑的怨气，钉住活人惊恐的眼睛。

“因为……”

不要说了。姬发浑身僵硬，想要大喊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不要再说了！

“我当时在和我的亲生父亲上床啊。”

大开的车窗里涌进大股大股湿冷的空气，掀开他们的皮肉向骨头缝里扎，无形的水鬼把他们拖进沼泽深处的泥潭，每个发丝都沾上了蟾蜍吐出的毒液。

“姬发。”

伯邑考没有回头，咬字清晰，如同一道惊雷，把弟弟拽回了当下。

“如果你真的想帮你的朋友，就稳住自己。”

“如果你想让他活下去——”

伯邑考轻而快地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看见殷郊已经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了，微微不忍地拧起眉头。

“你想想，他最在乎的是什么？”

姬发听他说了这几句话，已经冷静下来，帮殷郊重新裹好了毛毯，又关上了两边的车窗，让车里的温度尽量高一些。

他看着殷郊这幅了无生意的样子，好像含笑跟他说起辛老师的那个人早已经死在了一百年前。

“殷寿，他最在乎殷寿。”

姬发轻声回答哥哥，却看到这两个字吐出的瞬间就在殷郊眼中凝住了一丝微光，忍不住苦笑一声。

他张了张麻木僵硬的手掌，深呼吸一口气，用力按在殷郊的双肩上，大声吼他：“就算想死，你也得去找殷寿报了仇才能死！凭什么他还好好地活着！”

用仇恨留住一个人的命必定遭到反噬，但是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早在这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他心口飘着的那团萧瑟的秋气就已经预见了最后的命运。

如果崇应彪此刻也在这辆车上，他会不屑地扯开一边嘴角，拿后脑勺对着姬发，说：你的毛病，就是把自己想得太聪明了。

幸好他不在这，没有说出这句话的机会，姬发得以一意孤行地唤醒昏迷的殷郊，听到他从牙缝里挤出的一句咬破了舌尖的“好。”

伯邑考不再说话，银色的雪弗莱沉默地载着他们向朝歌第一人民医院赶去。

五小时前。

伯邑考弯腰从饮水机里接了两杯温度正好的热水，转身递给在沙发上排排坐的两个年轻人。

姬发双手接过，不好意思地问：“哥，这都快一个星期了，我们还没有任何线索，会不会耽误你工作啊？”

伯邑考摇摇头，慢条斯理地把袖子挽上去，从玻璃茶几上拿起一个文件夹翻看。

“你同学能提供的线索已经够多了。我问了警局的朋友，他原先就有案底，但证据不足，只要能拿到他的dna样本和资料库比对，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

姬发点点头，还没开口，先被崇应彪呛了几句。

“他可是殷郊的心肝宝贝。别管他是杀人了还是犯法了——况且人也不是他亲手杀的——只要殷郊豁出命也要保他，你俩这朋友还能做？”

他悠哉悠哉地翘着二郎腿品茶，和姬发的一脸疲惫形成鲜明对比，好像他是来旅游的，没有一点着急的意思。

“我总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吧！崇应彪，你不帮忙就闭嘴，喝你的水！”

崇应彪听出他话里急躁的火气，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你觉得是火坑，没准人家觉得是安乐窝呢，你这人就是太自以为是。”

“你这人就是太冷心冷肺！”

伯邑考没有理会他们孩子气的斗嘴，但提到了一个重点：“殷寿这个人，在警局的绰号是毒蛇，实在太狡猾，也太心狠。唆使苏妲己替他杀人这种手段是他常用的，大多数人都会当场毙命，难得有几个捡到一条命的，也矢口否认他的存在，不肯让他和命案沾上一点关系。就因为这样，要给他定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姬发想到殷郊对他狂热的迷恋，忍不住皱眉道：“他要利用别人或许还需要动动嘴皮子，对殷郊完全没必要。只要他一个眼神示意，殷郊就什么都不管了。”

“这么说来，只要他有意，你朋友就是最完美的替罪羊。”

崇应彪闲不住，从果盘里扒了个橘子吃，说话声音含含糊糊的：“愿打愿挨的事，你管他干嘛啊。”

这回姬发懒得搭理他了。

这些天他们试图联系上殷郊，但电话永远是关机状态。殷郊的学校里的朋友不多，姬发已经是最了解他的人，现在也一筹莫展。崇应彪手眼通天，从辅导员手里要来了殷郊妈妈的联系方式。电话接通后，一道泉水般清冽温和的女声传出来：“喂？请问有什么事吗？”

姬发捏着电话，有些不忍心开口，想到殷郊那副浑浑噩噩的样子，应该很久没有和他妈妈见面了，更不知道从哪说起。

最后他憋了一额头的汗，还是在对方温柔的询问声中默默地挂断了电话。

崇应彪靠在旁边闲闲地嗑瓜子，欣赏姬发为难踌躇的样子，说话像一个难缠的讨厌的鬼。

他说，你净想好事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一旦学校那边发现殷郊缺勤外宿，联系家长、通知警方是必然的事，那个时候殷郊妈妈接收到的消息只会比现在由他说出来更不堪。

崇应彪嘲讽的眼神像空调外机滴下的水，掉在姬发的头顶肩膀上，看得他一阵烦躁，拿起手机想再拨一遍。

但他这通电话没来得及拨出去，因为下一秒崇应彪就收起了表情，举起自己的微信消息界面给他看。

【彪哥，找到了！摘星阁，707号房。】

殷郊刚进房间就被辛寿握住脖子，抵在门板上密不透气地深吻。

辛寿的手和他此刻近在咫尺的眼神一样温和，只要殷郊想挣脱随时都可以，但他伸出双臂，小心地环上辛寿的脖子，将自己贴得更近，吻得更深，把自己胸腔里的氧气献祭般地吐出。直到兜不住的口水从唇角流出，他眼前阵阵发黑，双腿发软，听到辛寿的轻笑，紧接着被托住腿弯横抱起，温柔地放到床上。

殷郊枕在自己散开的长发上，眼睛眨也不眨地跟着辛寿走，因为缺氧导致眼中泛着一层雾蒙蒙的水光，全是对辛寿的眷恋。

他下身已经微微立起，面色潮红，随时准备好和辛寿做更亲密的事。但是辛寿衣冠整齐地坐在床边，看向他的眼神一如既往的清醒，好像刚刚搂着殷郊攻城略地的并不是他。

“可以了，睡吧。”

殷郊怔怔地看着他，反应过来并没有听错之后，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像推一下都会碎掉的瓷娃娃。

“……什么意思？你不碰我？”

“到这就可以了。”

“凭什么！”

殷郊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愤恨地睁大了双眼，不顾辛寿的冷淡，抬腿坐在辛寿的膝盖上，和他面对面。

他眼中的雾气都燃烧成了毒草般的恨意，死死地搂住辛寿的脖子，控制不住地大喊：“苏妲己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们都是你的学生啊！”

辛寿轻轻别开了视线，说出的话让他如坠冰窖：“你和她不一样。”

两个月前的那场雨夜又一次淋湿了他，殷郊眼前再度出现苏妲己和辛寿拥吻的画面，心头绞痛，双眼通红，还没开口说话就掉下泪来。

为什么！为什么！她到底比我好在哪！她已经死了！死了我还是争不过她！

辛寿温柔地揩去他的眼泪，深深地凝视他的眼睛，好像在透过这双眼睛看另一个人。

“哭什么？你这双眼睛，还是笑起来好看点。”

于是殷郊立刻努力调动脸上的肌肉，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他揪着辛寿领口的衣服，不管不顾地吻上他的脖颈，含着他的喉结乞求：“求你爱我、求你、求你……”

他的眼泪全都流进了自己的嘴里，又苦又咸又酸涩，迟迟听不到辛寿的回应，又急急忙忙地仰起头，可怜地推销自己：“你看，我的头发已经和苏妲己一样长了！我的腰和她一样细，我还学了很多姿势，我比她会扭……”

面对辛寿，他完全没有一丝尊严，只想着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在天平的一边，祈祷它们能换来辛寿的一丝真心。

但不管他如何努力，辛寿仍然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甚至下身都没有任何反应。

殷郊近乎绝望地说出最后一道筹码：“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就当我的生日礼物，好不好？我只想要你，我只要你……”

这一次辛寿的眼中终于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

殷郊等不到他的动作，流着泪凑上前吻他，却还没靠近就被辛寿握住了脖子。

辛寿用力地压着他的头向下，贴到自己的裆部，粗鲁得和之前判若两人。

“舔吧，能给你带来多少快活就看你舔成什么样了。”

殷郊屏住呼吸，颤抖着伸手要拉开拉链，又被辛寿一把抓住手腕扣在腰间。

“用嘴。”

辛寿语调冷硬，惜字如金，好像这是他约的一个mb，没有一点要怜惜的意思。殷郊被噎得直翻白眼的时候，被他不做好扩张就直直地捅进来的时候，辛寿就用这个语气在他耳边冷冷地说：“哭什么？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他语气虽冷，身下的动作却一下比一下狠，每次都重重碾过敏感点，不给殷郊在密集快感中喘息的时间，在他翻着白眼颤抖着高潮的时候狠狠咬住他的后颈，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做到第三轮的时候，殷郊已经什么都射不出来了，床上全是他的精液和尿液，空气里弥漫着足以把人熏吐的交欢气味。他神智不清地挂在辛寿身上，已经没有脑子思考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他想要的。

这场性爱酣畅淋漓，完全不用约束自己，辛寿的表情也终于不再是拒之千里的漠然，甚至难得主动低头在殷郊的侧脸上落下一吻，是给他的奖励。殷郊开心地勾起一抹笑，但因为太累了，很快就昏睡过去。

这一晚他睡得很好，甚至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小时候的他躺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妈妈姜泉坐在他旁边，轻轻柔柔地给他扇风。耳边是夏日的蝉鸣，眼前是璀璨的星河。

真奇怪，他甚至能数清天上的星星，但他还没有数完，姜泉就放下蒲扇站起身，向院门外走去。

他喊：妈妈！

姜泉扶着门框转身，对他笑了一笑，没说话，继续往外走。

他看到那个方向的尽头有一道模模糊糊的人影，不知道为什么，笃定地大喊：“爸爸来找我们了，是不是！”

姜泉没有回答他，走得越来越远，很快也变成一个小小的身影。他着急地从竹榻上坐起身，连鞋子也不穿，朝那个方向追赶，却在离开院子时被台阶绊倒在地，眼睁睁看着那两道身影变得模糊，直到消失。

“殷郊！殷郊！”

殷郊努力睁开眼，一片模糊中渐渐显现出一脸焦急的姬发。

他左右转转眼珠，看到不远处的窗台边，崇应彪正在背对着他抽烟。

“……怎么回事？你俩怎么找到这来的？”

他疲惫不堪，声音沙哑，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明显的麝香味，不用说都知道昨晚干了些什么。

姬发看他现在一脸空白，对已经发生的残酷命运一无所知，舌根发苦。

“殷郊，你冷静点听我说……有两件事。”

他举起好不容易从床缝里找到的手机，未接来电一栏最上方显示的是朝歌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件是，姜阿姨昨晚出车祸了。”

殷郊瞬间浑身血液倒流，脸上血色全无，不顾一切地翻身下床，却因为脱力跌坐在地。

姬发不忍心再继续说，伸手去扶他，但站在一边看戏的崇应彪可没什么不忍心的。

“第二件事，昨天操你的人，是你亲爹。”

他说完就把抽完的烟头轻飘飘一丢，踩着暗红色的柔软地毯大步向外走去，把这个房间里污浊不堪的空气和陡然爆发的凄厉尖叫甩在身后。

Chapter 11

[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八点，西郊殡仪馆。]

[知道了，我不去。]

姬发把手机屏幕摁灭了，重新揣回口袋里。

殷郊靠在遗像底下矮柜边角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烧纸，抬起眼皮往他这边看了一眼，又放下了。

姬发没提防他突然开口。

“他不来就不来。倒是你，为着他挂脸是为什么？”

声音里没什么情绪，飘飘渺渺地跟着盆里的纸灰向上升。姬发看摇摇晃晃的火光映在他纹丝不动的脸上，是一副很陌生的神情。

姜家人都挤在客厅里，也不大爱说话，整间屋子都安静。

家里有人去世，须得敞开大门一整夜，孝子贤孙一个接一个去遗像前跪着哭灵，声音远远地传出去，叫亡灵听到，就能安心走了。

殷郊疯疯癫癫了好些日子，但在医院见到姜泉的遗体之后就安静下来，联系好殡仪馆又通知了亲戚，等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彻底没了声。

他舅舅姜桓楚红着眼睛用力拍他的背，“你这孩子，你得哭出来！……别让你妈妈担心。”

殷郊听了，只是闭上眼，不知道想了些什么，过了一会睁开，眼里多了两条红血丝。

最后还是没哭。

姜桓楚叹了口气，往他手里又塞了厚厚一沓黄纸。烧吧，多烧点，你妈妈吃的苦已经够多了。

伯邑考陪他们等到姜家人来就走了，问姬发跟不跟他回去。姬发摇摇头，看殷郊这样他实在担心。

伯邑考也没多说什么，给他们买了两瓶水，又把车上备用的充电宝丢给姬发，“有事就给哥哥打电话。”

前半夜兵荒马乱吵吵闹闹，进入下半夜之后一切动静都没了。姬发靠在书房临时改造的灵堂墙壁上，疑心有人已经悄悄睡了过去。

殷郊就在这样的静默里越来越沉，脸色苍白，眼珠乌黑不透光，他不主动开口，姬发就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好不容易愿意说话了，却说起了他和崇应彪的事。

“我们俩，好兄弟，没的说。你在外面和谁起冲突了，我二话不说捋袖子帮你打。”

“但你和他打架，我从来不掺和。”

殷郊垂眼看着盆里变幻莫测的火苗，一张接一张地递纸给它。说这个话题让他感觉轻松，

嘴角甚至带了一点微微的笑。

好像他们又回到学校里了。姬发也忍不住放松下来，这些日子一直笼罩在心头的惊惧担忧都放远了一些。他靠在另一边的矮柜上，不在意地盯着空气里的纸灰回话：“哪回不是他先挑事？”

“你的脾气一向很好。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只有崇应彪能让你那么生气。”

“那也是因为他嘴太贱。”

殷郊把手里剩下的一沓纸都投进了火盆里。火苗被盖得严严实实，屋子里一下没了光。姬发疑心它被打灭了，伸出棍子要拨拉几下，火苗却比突然之前更凶猛地窜上来，险些燎到细长的木棍。

“表哥。”

打开的门板被轻轻敲了两下示意，殷郊的表弟姜文焕站在门口，轻声招呼他们去餐厅吃点早饭。

姬发站起身，给他让出位置向姑母行礼，对这个温和有礼的同龄人印象很好。

殷郊的话他没有细想，因为很快花店就送来了花篮和捧花，姜桓楚开始给各人分派任务，又分车分批去殡仪馆，寂静了几个小时的屋子再次忙碌起来。

姜泉的牌位底下端端正正地摆着一架古琴，临出发之前，殷郊低眉敛目弹了一曲。

姬发听不出来是什么歌，但能感觉到并不悲伤，有一股轻盈的生意。

“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姬发看他小心地把琴装进垫了绒面的黑檀木盒子里，那副认真的神情好像带着他们回到了一切没发生的时候，脱口而出：“殷郊，你继续弹琴吧！”

就当这一年只是一场噩梦。

殷郊抱着琴立在窗前，对着窗外的鸟看了好一会，轻轻点头。

窗外漫长的夜终于结束了，上一秒还只有天盖边缘的一线光，下一秒就全亮了，天空蒙着一层浅灰色的光泽，看不出今天会是什么天气。

希望是个晴天。

姜泉的墓选在了一棵消瘦的青松下。

姬发站在末尾，看到殷郊的族亲们陆续上前向逝者致意。白白黄黄的菊花堆成一座小山，最高的那片花瓣轻轻触及姜泉黑白照片里的下巴，像一个轻轻的吻。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殷郊母亲的模样，温柔大方，人如其名，一眼清泉。姜泉微笑的样子透着可以包容一切的悲悯，被这样一双眼睛看着，好像一身的罪孽都可以洗清。殷郊长得并不肖母，却完美地继承了那一双眼睛，为他深邃浓艳的长相增添了几分清冽。

葬礼进行得很快，太阳升到正中央的时候，一群人陆陆续续地往陵园门口走。姜桓楚交代好收尾的工作就急着赶飞机回鲁市处理工作，留下姜文焕帮着料理。

同龄人在一块好说话，姜文焕问他俩要不要去哪散散心？殷郊眼下一片青黑，这几天累得狠了，说散心是散不动了，就想睡觉。

家里还有一堆东西没收拾，触景生情也不好。姜文焕想了想，载着他俩去最近的一家星级酒店，开个套房好好休息。

姬发碰碰殷郊的肩膀，瞠目结舌，你亲戚家这么阔啊。

殷郊见怪不怪地打着哈欠往最近的房间走，对啊，我舅舅家开公司的，大公司。

姜文焕谦虚一笑，小本生意，偶尔跨个国。

他细心又大方，看姬发不像需要补觉的样子，就叫了一桌菜。两个人分坐两端，安安静静地埋头干饭。

最后一口蟹黄面用筷子捞不上来，姬发翻出勺子正准备舀了往嘴里塞，大门哐当一脚被踢开。

“你俩开房来了？！”

崇应彪气势汹汹地走进来，眼神略过姬发跳到仍然礼貌微笑的姜文焕脸上，挑起一边眉毛犯贱：“哟，还是3p啊？”

“.....”

姬发很不好意思地朝姜文焕道歉，然后拽着崇应彪的胳膊大步往里面的房间走，关上门才开始吵架。

“人家是殷郊的表弟，过来帮忙的。你他妈是不是一天不打架就难受啊！”

“殷郊的事你倒是挺清楚的，上赶着倒贴也没见他对你说个谢啊！”

“你放心！你死那天我也这么忙！”

房门根本挡不住多少声，客厅听得清清楚楚。姜文焕眼观鼻，鼻观心，又夹了一筷子炒青菜。

崇应彪被他气得笑出来了，舌头顶了顶上槽牙，张口就是：“好，拽着我跑这么大老远，结果殷郊那个亲爹姘头你不管了是吧？”

话虽难听，事情确实如此。姬发的面皮僵了一僵，“我哥说他又失踪了，暂时找不到了。”

“少他妈扯淡！只要提供dna样本给警方，把他的罪定下来，什么人找不到！”崇应彪冷笑着一拳砸在他耳边，门板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至于样本，他俩上床那个晚上，殷郊的肚子里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你就是不想找了，我真多余跑这趟。”

“你不知道，殷郊好不容易正常点！再大张旗鼓地找人我真怕他——”

崇应彪不再听他说话，冷着脸拉开门，正对上一脸倦容的殷郊。

姬发立马闭上了嘴。

“什么警方？谁失踪了？”

可能因为刚刚睡的那一觉恢复了一些精力，殷郊看着虽然还是虚弱疲惫，但精神还算正常，不像之前那么疯疯癫癫的。

姬发看他这样微微放心，怕崇应彪又说什么难听话，抢着解释：“殷寿又失踪了。不过，我和崇应彪这段时间一直在搜集他违法犯罪的证据，已经很有进展了。殷郊，如果你想报仇的话——”

殷郊苍白着脸打断他：“你们想干嘛？害死他吗？”

空气凝滞了两秒，姬发没想到他是这个态度，顿了顿再开口：“殷郊，前两天你跟我说你恨他。”

“我是恨他，但我不想让他出事。他对我很好，一定是因为不知道我们俩的血缘关系才会做出这种事，不能怪他。”

“可是这么多天他都没联系你……不说这些，他挑唆苏妲己替他杀人是板上钉钉，死的那个人是他的债主，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殷郊平静的脸上又出现了熟悉的裂痕，声音一下子变得尖厉：“那是苏妲己该死！还差点害死他！他是受害者！”

眼看着他的神色又要变得癫狂，姬发伸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疲惫地安抚他：“你别急，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们不报警了，殷寿不会有事的。”

崇应彪彻底厌倦了这场闹剧，抱臂站在一旁，冷眼看着，不发一言。客厅空空荡荡，姜文焕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走了。萧瑟的秋风从阳台吹进来，姬发闭了闭眼。

到此为止吧，他想。不管殷郊如何糊涂，只要殷寿不再出现，他们的生活一定可以慢慢恢复以前的样子，抹去这一年的晦暗，从头来过。

三天后，他们回到朝大，找辅导员销了假。

历史系因为辛寿的离职和苏妲己的死讯吵闹了一段时间，又慢慢归于平静。大家都知道殷郊和辛寿走得近，有人来找他打听辛寿的消息，他只当个聋子哑巴，旁人觉得没趣，也就不再问了。

没课的时候，殷郊就抱着自己的琴去民乐系旁听，竟然和上一年的情形完全颠倒了。熟悉他的同学和老师偷偷叹气，不知道他折腾这一通是为什么。但听他的琴声里透着哀婉悲痛，也都不忍心多问，只是每次给他留一个固定的位置，不去打扰他。

这一年他们大三，姬发的学业越来越忙，崇应彪还是那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样子。三个人不在一个专业导致的时间差越来越明显，很多次姬发推开宿舍门，只有飘落下来的灰尘欢迎他。这间安静冷清的屋子，好像比他们本人提前走进了终章。

偶尔三个人恰巧能碰上，就披着毛毯凑在一块打把游戏或者看看电影，姬发和崇应彪不咸不淡地拌两句嘴，殷郊缩在一边默不作声地吃光了所有的牛肉干。

殷寿出现的这一年，每一天都波诡云谲，惊惧不定。而他一旦消失，人心就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平淡的稳定节奏。那些血腥的尖叫、悖乱的闹剧、凉薄又下贱的真心，真如姬发希望的那般，汇成一团乌云渐渐远去了。

大三的上半年安安静静地过完了，寒假开始之前，他们一起去吃了最后一顿火锅。

荒唐的2019年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星期，三杯装满冰啤酒的玻璃杯在“咕噜咕噜”冒泡的红汤上空相碰，清脆地掉下了三颗星星。

“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姬发透过白蒙蒙的水汽看向这两位好朋友的脸庞，笑着笑着，睫毛上也沾了水汽，凝成小小的水珠。

几年之后他隔着雨和雪触碰两座墓碑，却提前流干了眼泪，没有再哭了。

Chapter 12

Chapter Summary

本章没有发彪。

大年三十的早晨，姜文焕跟着殷郊去祭拜姜泉。

姜桓楚没时间一起来，但叮嘱他:记得拜完了就把殷郊带回鲁市吃年夜饭。

今年朝歌的冬天格外冷，却迟迟不下雪，偶尔掉一阵冰碴子，叮叮当当地滚在地上，沾了灰尘就变成一摊一摊的泥水。姜文焕使劲哈出一团一团云朵状的热气，把手搓热了才去插墓前的香烛，一根一根捋直了。

殷郊还是带了琴来，选了一支带着春意的曲子。弹完之后，他就着这个盘地而坐的姿势，把墓碑前零星的几片枯树叶捏在手心里，又细心地擦干净墓碑前小小一方砖上的浮灰。

他做的时候，姜文焕就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等。他和这位表哥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几面，生活圈交友圈都没有重叠的部分，算起来有七八年没说过话了。

所以他也不能确定，围绕在殷郊身上这种死气沉沉的灰烬感，究竟是丧母之痛带来的短期影响，还是这几年的岁月拉扯了他本来的面目，把那些毛毛糙糙的枝丫一点一点剪除了。

考虑到从朝歌开车回鲁市要四五个小时，他俩特地来得很早，现在结束了往外走，不断地和进园的人流擦肩而过。到了门口，姜文焕去停车场取车，殷郊就抱着琴在原地等他。门口的人流最密，容易被撞到，姜文焕本来想劝他换个人少的空地站，但他神色淡淡的，听到对方说话也只是轻轻点头，也不知道能听进去多少。

姜文焕还是决定自己跑快点。

他的想法很简单:取了车，接上殷郊，立马回到鲁市那个灯火长明的家里。给殷郊准备的客房已经换好了淡蓝色的床垫枕套，暖气开得足足的，赤脚走在实木地板上也不怕冷。姜桓楚怕殷郊吃不惯鲁地的口味，特地雇了个会做朝歌菜的厨娘准备年夜饭，等他们到家，应该正赶上第一锅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桌。

只要回到家就好了。

暖黄色的灯光会驱散殷郊周身灰白的死气，亲人的问候会软化殷郊冷凝的面目。

走出十几步，他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回头看了一眼:灰白色的天空下，身穿黑色大衣的殷郊斜靠在汉白玉石柱上，微微仰起头，避开和人流的对视，看向远方的云端。

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像个无喜无悲的粉白石像，直到人流中出现了一名身形高大，肩膀宽阔的男人，从殷郊的身前经过。男人衣摆落下的瞬间，姜文焕隔着近十米的距离，清晰地看到殷郊的眼中点亮了一整个春天的色彩，“嘭”地炸开了一地的花。

那只原先被紧紧抱着的琴盒，“哐当”一声掉在雨后未干的泥水坑里，主人顾不上捞起它，双手用力抓住了面前的胳膊，如同搭了架子就迅速攀附而上的葡萄藤。

这样的殷郊他从未见过，姜文焕心头突然泛起一阵不安，张口大喊:

“表哥！”

“殷郊！”

但人群把他们隔开得太远，姜文焕的声音被密不透风的喧闹声盖住，根本不能到达殷郊的耳边。

看着殷郊还在和男人说话，暂时没有要走的意思，姜文焕一跺脚，转身向停车场跑去。

等他憋着一口气开车又回到墓园门口，黑色的琴盒还躺在泥坑里，来来去去的脚步绕过它，溅起一层又一层新的泥水，却没有人再捡起它。

殷郊还是不见了。

殷寿走得很快，好像根本不知道身后有个流着他一半血脉的孩子在跟着他。

殷郊也根本不敢出声打扰，始终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伸手就能碰到殷寿黑色的大衣下摆，和他身上这件有着极为相似的面料。

情侣装……不对。

殷郊被自己下意识的反应吓得脸色白了两分，忍不住放慢了半步，殷寿却在这时候突然转身，久违的灰蓝眼睛落在他的脸上，还和刚见面时一样好看。

殷郊暗自掐着自己的指尖保持清醒，努力镇定地回望他：“怎么了？”

灰蓝眼睛之上的睫毛颤了颤，开口的腔调体面又礼貌：“劳驾，带个路。”

就好像他们没有关系似的。

就好像他们没有做过那些事……！

殷郊突然被这两个字的冷淡激怒了，用力地望进那片小小的海域，咬着牙开口。

“好啊。爸、爸。”

上下唇温柔地贴近又分开，明明是对父亲的称呼，发出的声音却带着萧瑟的怨毒。殷寿的眼神从那张和自己七八分相似的脸上轻飘飘地移开，只当做没听清。

姜泉的墓在墓园的最东边，他们一前一后地穿过喧闹的人群，越过最后一颗槐树，到达那颗消瘦的青松。

行道树把他们和整个园子的人声隔开，看到殷寿伸手触摸姜泉的遗照时，殷郊终于忍不住开口：“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他和姬发吵架的时候找了一堆理由为殷寿开脱，但心底还是很在意这件事。

殷寿暂时没有回答他，仔仔细细地用目光描摹了一遍姜泉的面容，忍不住开口轻叹：“她是个很好的人。”

如松如竹，干干净净的一个人。

“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我还担心你出事，你也不来学校了，我根本不知道上哪找你——”

“你找我做什么？再睡一次？”

殷寿收回视线，刚刚那一瞬间蒙在他身上的柔软气息被冷冽的常态取代，好像听了个蠢问题。

殷郊顿在原地，嘴巴张张合合，被冻得说不出一个字。

而殷寿也没有想等他反应过来的意图，转身就要走。殷郊的眼圈一红，积压了这么多天的思念和惊疑突然跟着眼泪爆发出来。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父子！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喊完这两句话，他丧失了全身的力气，只能捂着脸蹲在地上，任眼泪透过指缝滚到地上，沾满泥灰。

他没有抬头，也就看不见殷寿此刻的表情：冰冷，漠然，厌烦。

那两片曾经吻过殷郊的嘴唇轻启，吐出的话恶毒又薄情。

“我知道啊。你求我操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的淫靡画面突然挤进殷郊刻意躲避了许多日子的大脑，他脸色瞬间变得青白，忍不住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干呕，余光瞄见殷寿迈开腿又要走，连忙爬过去抱住他的腿，不顾自己已经沾上了半身的灰。

“你别走！你别走！你说清楚！从一开始——”

他尖厉的声音突然堵在嗓子眼，脑海中是这一年来自己无数次向生父讨好求欢的画面。那些雨夜的雷电，那些带着情欲的吻，都化作一柄柄薄薄的利刃，划开他的皮肉，露出烂成污泥的一颗心。

殷寿趁他怔忡的瞬间，用力踢向他的肋下，将这个累赘狠狠踹开，对他紧接着喷出一口血的模样毫不怜惜。

这场父慈子孝的游戏还没开始玩他就腻了，而睡过的情人就如同用过的一次性手套，谁还会把垃圾从桶里捡回来？

为了防止殷郊又不管不顾地缠上来，他好心地冲垂首呆坐在原地的人送上忠告：“别上赶着犯贱。”

然后转身大踏步离开，扬起的尘土被他甩在身后，又归于沉寂。

殷郊不知道在原地坐了多久，直到天边微微现出暮色，他按着依旧作痛的肋骨，咬牙站起身，眼睛眨也不眨地看向殷寿消失的方向，眼中第一次没了眷恋的温度。

他的衣服和树林投下的阴影融为一体，只有一张霜白色的脸突兀地挂在枝头，眼白越白，眼仁越黑，声音如同鬼魅。

“殷寿……”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一阵风从他头顶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姜泉黑白色的双眼遥遥地看向他的背影，透着悲悯。

Chapter 13

这个年最后没有一个人过好，除了一放假就飞到地球另一面，根本不掺和这件事的崇应彪。

姬发跟姜文焕找到殷郊的时候，他披散着头发，蹲在殷寿曾经短暂租赁过的公寓角落里。

公寓半年多没有人住的痕迹，动动手就能扬起一阵灰尘，呛得人呼吸困难。灯也是坏的，姬发二人小心地摸着墙走路，最后顺着月光被金属折射的亮光，才找到手持短刃的殷郊。

他的头发又恢复了几个月前疯疯癫癫时杂乱的样子，水草一样盖住整张脸，只有幽幽的一双眼透出来，呼吸声轻得几不可闻。

姜文焕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个样子，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姬发却不陌生，甚至从心底泛上来一阵熟悉的疲惫。他见姜文焕手足无措，就挥手示意他跟着自己一起往后退，隔着一张餐桌的距离再喊话。

“殷郊，你在等谁？”

姬发尽量放轻自己的声音，让它在这一片死寂里不显得突兀，以一种温和无害的方式落在殷郊的耳边，不至于惊醒他。

“我要杀了他。”

黑暗污浊的角落里幽幽飘出来这么一句话，字和字之间挤着刺耳的磨牙声。姜文焕眉间一紧，想象不出来这是人能发出来的声音，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姬发的声音更轻了几分，“殷郊，你舅舅要接你去吃饭，先去吃饭吧。”

“……那我该怎么办？”

或许是因为提到了亲人，殷郊的声音突然变得无助迷茫，手里的短刃跟着晃了晃，反射的光点在餐桌上跳来跳去，最后停在殷寿之前钟爱的咖啡壶上。

“你把刀给我。这是你表弟，他带你回家。”

被点名的姜文焕上前了半步，向殷郊伸出手，“回家吧，表哥。”

他的手掌温暖干燥，可以用力地握住殷郊伸过来的手，驱散一些潮湿的寒意。

但是殷郊抱着短刃摇了摇头。

“我不走！我就在这里等……他会回家的。”

在场的三个人都知道那个“他”指的是谁。

场面又僵持住了，姬发揉揉眉心，和姜文焕交换了个眼神，让他留在这里稳住殷郊，自己则静悄悄地走出门，拨通了崇应彪的电话。

南半球此刻还在盛夏的正午，崇应彪哼着小曲躺在沙滩椅上，往身上仔仔细细地抹防晒油。

但是姬发的来电带着萧瑟的寒意，一时间连脖颈处的阳光都没那么热了。

“早干嘛去了！这会儿又想找我了！我玩腻了，不奉陪了。”

“……等等等等！”姬发生怕他挂断，连忙开口：“大哥，崇哥，彪哥，我喊你哥了行不行？你路子广消息多，殷寿昨天中午还在朝歌，看到他去向的人肯定不少，你就帮我问个大致方向就行。”

崇应彪听了安静了两秒，然后对着话筒破口大骂：“姬发我说你脑子没病吧！你当这是社会实践活动加绩点啊！殷郊这点破事有什么好值得你追着问的？他愿意作践自己你拦个什么劲啊！尊重视福懂不懂？”

“是，我知道你俩关系一直不好，你不愿意帮也很正常，可是——”

“你他妈少道德绑架！这是关系好不不好的事吗！你救了多少次了？他有一句话听进去了吗！就算你现在巴巴地问到殷寿的消息，殷郊就能立地顿悟回头是岸了？他就是有病！他们父子俩都他妈有病！”

姬发的耳朵被他的大嗓门吼得“突突”的，也忍不住对着话筒喊：“那你让我怎么办！离了殷寿他就要死了，殷寿就是救他命的药，我还能眼看着他在我面前死了吗！”

“……傻逼！你纯傻逼！草！”

“你还骂我！你要是躺我面前半死不活的我照样救！我也不是没救过！”

幸好这条街偏僻，年关下也没人在外面晃悠，他俩隔着手机这么对轰了一阵，只惊到了电线杆上的麻雀。

最后崇应彪淡淡地留下一句，等着。

姬发真就在原地等着，数到第三棵松树的第二层松针上堆积的雪也因为承重不足而掉下来，崇应彪发来了一张模糊的照片。

[今天早上，在香港转机。多的没有了，拿去糊弄殷郊够了。]

[谢了。]

[滚！]

姬发深呼吸了两回，把冻僵的手搓热了，重新往回走。

屋内还是没开灯，姜文焕一直站在原来的位置，但已经拿到了殷郊的刀。姬发看他依然神色淡淡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不禁刮目相看。

姜文焕和他对口型：我说这把刀不够快，杀不了人，我去帮他再找一把。

姬发比了个大拇指，走到他旁边，小心地对仍然缩在角落里的殷郊说：“不用等了，我打听到了，殷寿去香港了。殷郊，你看照片。”

他刚把崇应彪发的那张照片点开，手机就被殷郊一把夺了过去。

有屏幕的光打在脸上，姬发和姜文焕才看清他半边脸上沾着泥沙，还有几道暗红色的伤口，但本人毫不在意，把那张模糊的照片放到最大，用指尖隔着空气描绘那个黑色的背景。

曾经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是带着求而不得的痴恋，现在却透着阴森森的恨意。

“是他……是他。”

“殷、寿。”

姬发一边示意姜文焕去门口接已经到达的警方，一边向殷郊伸手，“走吧，我们去找他，然后杀了他。”

这话很对。殷郊终于愿意扶着墙慢慢站起身，捏紧了手机，拖着沉闷的脚步向前挪动，姬发就紧紧跟在他旁边。等大门被打开，警方的人涌进来，他用力地推了一把殷郊，那双混沌迷惘的眼中很快就泛上鲜红色的愤怒。

“凭什么不让我去找他！姬发，你也想帮他！”

“他该死！他该死！”

“凭什么不能杀他！”

他看着比之前消瘦了很多，但暴起的力气不小，几个人合力才按住他。被塞进车里的时候他还努力梗着脖子嘶吼，如同受伤的困兽。

姬发坐上姜文焕的车，沉默地跟在警车的后面，一同向医院驶去。

除了一开始的震惊，姜文焕的神色始终是平静淡然的。和姬发身上这种透着疲惫的无力不同，他眼神冷清，明白这件丑闻的严重性，决心不多说一个字，就当自己瞎了聋了哑了。

哪怕此刻就他们这两个知情人在车上，他也闭紧了嘴，让人看不清他的立场。

姬发不知道他知道了多少，又猜到了多少，也拿不准他要怎么跟姜桓楚说。但他已经很久没这么劳心过了，此刻只剩下维持呼吸的精力，并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探问。

终于在快到的时候，姜文焕轻轻开口：“我认识这家医院的主任，有他照看着，表哥能少受些罪。”

他的眉目沾着风里的霜雪，目光始终平视前方，看不出喜恶。姬发听了也没说话，别过头去看窗外斜飞的点点雪花，吐出长长的一口雾气，模糊了眼前的一小方玻璃。

现在殷寿再一次失踪，殷郊彻底疯了，他们俩的未来又会怎么样呢？

等姜文焕帮殷郊办好住院事宜，外面的雪已经下了一整夜，有膝盖那么厚的高度。

天光将明未明，姬发裹着外套坐在等候的大厅里，看昏暗的房间一点点亮起来。

现在是大年初一，乙亥年已过，庚子年的第一天。几条街道外陆陆续续地响起隐约的鞭炮声，合家团聚，在大红色的灯笼下共同期盼新年的好运气。

殷郊换好浅蓝色的病号服，走过姬发面前的长廊。他看着镇静了很多，脸上的泥沙和伤口也被妥善清理好了，除了脸色惨淡，几乎不像个病人。

看到姬发，他动动嘴角，露出一个带着歉意的暗淡的笑。这样绝望的表情不应该出现在好朋友之间，姬发突然红了眼眶，忍着泪意开口：“殷郊，你好好配合治疗，我会常来看你，学校那边你也不用担心……”

他细碎地叮嘱了很多，直到医护人员准备扶着殷郊进病房。殷郊微笑着听他说完，却没有听到最关键的那句话，被推进门的最后一刻还努力扭过头提醒他。

“殷寿！别忘了殷寿！”

“我要他死——！”

涂白漆的木质房门“哐当”一声被关上，挡住了殷郊带着恨意的余声。

姬发怔怔地对着这片白站了一会，直到姜文焕站在走廊的入口处喊他，“走吧，我捎你一程。”

时间一刻不停地向前，人人步履匆匆地路过，不会知道这间房子里关着一段污浊不堪的故事。

Chapter 14

Chapter Summary

时间线是:上一章→序章→这一章。

姬发一走进校内的网红咖啡厅，就看到崇应彪很没素质地把腿架在桌子上——占的还是最中间最显眼的位置，端着托盘翩翩穿行的店员对此视而不见。后来他才知道，崇应彪这一单抵得过一个月的营业额。

也就是店主守住了最后的底线，没有同意崇应彪清场的无理要求，但还是顶着毕业季人满为患的压力，硬是清出了一圈空桌。

限时限量供应的新品被钞能力刷成了自助餐，姬发也不客气，把每个口味的麦芬和巴斯克都点了两份，摆齐之后占满了三张小圆桌。

“你是猪啊！早上没吃饭？”

崇应彪打游戏的动作不停，余光瞄到花花绿绿的桌面，无语地吐槽。

他们俩上午刚拍完毕业照，姬发跑去医院给殷郊也送了一张，确实跑饿了，现在被他吐槽也无所谓，一口一个麦芬，把柑橘气泡美式当冰可乐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麦当劳。

吃光了半张桌子，姬发才有力气慢悠悠地开口。

“殷郊现在状态好多了，拿到照片能认出来大部分人，说到谁曾经考试找他要过小抄还笑着。”

“……谁问他了。”

“医生说他要下个月还能保持这样，就可以出院了，我看他回来上学也没问题，一眨眼都休学一年多了。”

屏幕上显示出“胜利”的字幕，崇应彪心满意足地把手机反扣到桌面上，端起冰拿铁喝了一口，又开始高谈阔论：“他唯一的毛病就是殷寿，要我说休学这么久都是瞎耽误功夫，离了殷寿他不好好的吗？”

姬发吃腻了甜品，翻开菜单“唰唰唰”点了三份咸口的贝果，然后把见底的玻璃杯递给店员，又要了一份柠檬水。

“是是是，就你明白……还好殷寿现在进去了，时间一长，殷郊应该就能对他不应激了。”

他小口小口地咽着微微酸涩的柠檬水，感受最后一口带着麦片的蛋糕顺着嗓子慢慢往下滑。

经历过一年前殷郊反复不定的精神状态，他已经不敢拍着胸脯保证殷郊能完全甩开殷寿过好自己的余生。但至少，时间会淡化他曾经的伤痛。

殷郊刚进医院的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在病历本的空白页上写密密麻麻的“辛寿”。纸用完了，就磨尖了指甲盖在墙上刻字。一开始是“辛寿”，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殷寿”，等指甲被

磨平，皮肉被磨破，带着血的手指毫不惜力地在名字的缝隙里写满大小不一的“去死”。

护士没办法，给他戴上了手套，后来干脆用链条把他拴在床上。

姬发总是白天去探病，一半的时间都碰上他用尽了力气在睡觉，苍白瘦弱地蜷着身子，呼吸轻轻拂动脸侧的发丝，看着很是可怜。

可是四面墙上的血字又像烙在灵魂深处的符咒，看得人心惊胆战。

有时候正好殷郊睡了一觉醒来，精神养足了，平静安稳地靠坐在床头，和姬发聊天。

姬发不敢提殷寿相关的事情刺激他，只捡些学校里的八卦说：哪个教授金屋藏娇了，哪个研究生和自己的导师搞在一起了，结果原配挺着大肚子冲到学校大闹……总不外乎是痴男怨女，恨海情天。

这些旁人的狗血故事，就好比没有调料炒出来的瓜子，嘴里没味的时候嗑一把，但也没什么余味。

殷郊住院无聊，听这些还觉得挺下饭，一会儿就吃光了一袋地瓜干。

“这是我家里晒的，你要是喜欢吃，我再让我弟寄点来。”

殷郊从袋子里捏出最后一小块，阳光晒在上面泛着暖暖的红光，他点头笑着说好。

清醒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更多的时间里并不是这样。

很多次姬发一进房间就闻到空气里泡着潮湿的水腥味。殷郊揪着头发蹲在墙角，头一下一下地向后磕着墙面，睁大了眼睛喃喃自语：“他怎么会不爱我……”

“他说，我的眼睛好看……”

“他抱过我，亲过我，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怎么可能，不爱我……”

他盯着虚空里的某个点，神志涣散，好像盼着天上能掉下来一个神仙，说一句殷寿爱他，于是他就能立刻生出一双翅膀，飞出诅咒的樊笼。

念着念着，某一瞬间又变得面目狰狞，长长的指甲划在墙面上，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

“他该死！”

“他该死！”

“他该死！”

“……”

姬发只能悄悄地退出去，喊护士过来给他打针。

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把穿着白大褂的主治医生当成了殷寿，在对方查完房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拽住他的衣服下摆，声泪齐下地求他别丢下自己。

“爸爸！爸爸！”

“别走！别走！”

声音凄厉又绝望，在场的人哪怕已经见惯了这种事，也忍不住叹口气。

直到殷寿入狱后半年，他的状况才慢慢稳定下来。

每次姬发探望完回来，都会沉郁地找到在宿舍翘着二郎腿打游戏的崇应彪，不管他爱不爱听，吐出一团又一团黑泥。

最后吐得崇应彪游戏手气都坏了，连跪三把之后忍不住爬下床拽着姬发打一架。

也因此，崇应彪被迫掌握了殷郊的全部治疗情况，说起风凉话来都有充足的发言权。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你是脑子不好还是太乐观了。殷寿早晚有一天会出来，你看着吧，到时候殷郊还得疯。”

姬发还要说什么，他举手示意他打住，“到时候你可别想再让我帮着找人，哥没那闲工夫。”

两个学弟在店门口探头探脑的，看到崇应彪在就笑嘻嘻地挤过来，“哥，典礼开始了，你是优秀毕业生代表，得上去发言呢。”

姬发斜着眼睛上下打量随手抓起学士帽扣在头上的崇应彪，阴阳怪气：“哟！您还是优秀代表啊！”

x者农药朝歌区优秀代表还差不多。

崇应彪懒得跟他解释自己要是不搞点名头给便宜爹撑面子就要被断生活费，潇潇洒洒地挥着衣袖大步走了。

只是，“吃不完的你给我全扔了！不准捎给殷郊！”

他前脚刚出店门，姬发后脚就招来店员把这几张桌子上的都打包了，连赠送的小饼干都没落下。

店员笑咪咪地递上两个塞得满满当当的纸袋子，“饮料有需要的吗？”

姬发一看崇应彪充的卡里还剩四位数，把店里最贵的那套手冲装备和柜子上摆了一排的各种风味咖啡豆都包圆了。

——其实他暂时还不会，但是为了这个钱不白花，他可以学。

所有店员都笑咪咪地过来帮他装东西。

干完这一单！能休三天！

那天之后，时间流速快得像被上帝之手拧上了发条。姬发在典礼结束的当天就飞到了伯邑考所在的紫薇市，马不停蹄地加入事务所的工作。崇应彪一下台就没影了，但他毕业以前也是这样，没人能找到他，也没人能管他，有时候姬发都怀疑他赖在老破小的宿舍里而不是去酒店开房住是为了体验生活。

殷郊的状态一天天的稳定下来，在九月份正式回到朝大，捡起未完成的学业。考虑到他情况特殊，姜文焕从鲁市飞过来，拎着大包小包找教务处主任密谈了半天，最后让殷郊自己选专业继续读书。

以他的身体状况，只要能喘着气再活一年，校方就会敲锣打鼓地把双证塞进他手里，欢送

他离校。

没了殷寿的干扰，殷郊安安稳稳地在音乐系念完了最后一年的书，甚至比这一切发生之前还要平静。

2022年6月，姬发赶回朝大参加殷郊的毕业典礼。

姜文焕提前在礼堂给他留好了位置，姬发看旁边还有姜桓楚，偷偷问他到底是怎么解释殷郊休学的事情。

“学业压力，丧母之痛……总之不能提那个人。”

几百人的大礼堂吵吵嚷嚷，他俩轻声说话就像滴水汇入河流，没惊动任何人。

殷郊一年多的住院支出完全走的是姜文焕个人的账户，他静悄悄地瞒了下来。姜桓楚又听儿子像模像样地扯了几句什么考研训练营，也就没继续追问了。

殷郊个子高挑，相貌出众，排在等待拨穗的队尾也很扎眼，双手握着扎红缎的证书向台下微笑的模样惊起了一小片女生的雀跃声。

知道他和殷寿那段往事的人都毕业了，现在新一届的同学们只知道历史系有个曾经很受欢迎的老师进了局子。但这种事在高校也不算很稀奇，众人议论两句也就散了，并不知道他和两个学生之间纠缠不清的故事。

殷郊过来找他们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粉领子衬得他气色很好，目光灼灼，意气风流。

姜桓楚拍着他的肩膀祝贺他毕业，领着三个孩子去早就定下的酒店吃饭。

姬发最近几个月都在忙一个案子，有段时间没和殷郊见面，开开心心地挨着他说话，问他毕业论文写的什么？导师靠谱吗？答辩怎么样？殷郊脸上也透着松了一口气的喜悦，说他答辩之前紧张得好几天没睡好觉，结果真来了也就那样，迷迷糊糊的就结束了。

姜文焕还差一年毕业，笑着凑过来听他俩聊这些事，就当提前取经了。

大家碰杯喝完庆祝的酒重新坐下来，姬发问殷郊下一步打算是什么，还留在朝歌吗？

只要他想，姜桓楚就能在鲁市立刻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但他摇摇头。

“我从刚睁眼就生活在朝歌，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还想继续留在这。”

也好，也好。经过前两年的折腾，在座的人都觉得他只要还好好活着就行，不指望他能做出什么事来，反正姜家赚的钱够养他八十年的。

姬发在心里偷偷盘算了一下——殷寿就算放出来也不可能再回朝歌。又看殷郊一脸从容和缓，好像过去已经被他挥袖甩开，准备重新迎接新生活了。

哪怕他已经对殷郊没了完全的信任，一时间也想不出殷郊的选择能和殷寿有什么关联，暂时放下心。

聚会结束后，他急着回事务所继续工作，和几人匆匆告别后赶往高铁站，只来得及叮嘱殷郊要和他常联系。

伯邑考的事务所忙起来没完没了，姬发一头扎进工作就感觉不到时间的变动。

等夏去冬来，冬雪消融，春草遍地，转过了年的三月，殷寿刑满释放。

伯邑考对这件自己经手的案子还有印象，追踪了一下最新情况，挂了电话之后冲弟弟耸耸肩。

“又不见了。不过他干的事已经一笔勾销，这下没人会找他了。”

……不，还有一个人。

姬发盯着殷郊前两天发来的消息，不知道摆出什么表情。

[姬发，我辞职了，准备gap一段时间，出门散散心。]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